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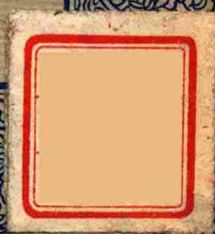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後 漢 書 集 解

(六)

王 先 謙 集 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後漢書集解

(六)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

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集解〕先謙曰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策之故以為號及莽篡位又

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奏官秩千石在殿中闕奏掌圖籍祕書外廷部刺史內領侍

御史糾察百僚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奏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

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

瓦器〔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布被瓦器食則魚殮汪文盛曰禮覽八百十八引續漢書云居不粟馬出無從車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瓠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實龔舍字君倩二
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帘幃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幃謂之帳軍法五
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之且為什物(集解)劉

攷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
文先解帷後帳是其次矣

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
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

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
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

所得祿奉輒目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
嬰為擔今江淮人謂一

石為一擔擔
音丁濫反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集解)劉攽曰
案文敏當作慝

除子彪為郎

東觀記曰彪官
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篤行純淑
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閤處必自整頓

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
也(集解)先謙曰有上脫人字官本有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也

三輔目為儀表

儀法也
表正也

書曰儀
表萬邦

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

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
謂請假歸寺

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云漢祿微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迆巡而去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

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

湛曰：禮，下公門，軾轅馬。

軾，大也。君所居曰軾，車曰軾，車馬曰軾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倦也。禮記

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

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

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爲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

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云云。書鈔五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二，引續漢書同，似語意較明。

七年，目病乞

身，拜光祿大夫。

〔集解〕先謙曰：湛對光武爲鮑永解釋見永傳。

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

居中東門候舍。

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東中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

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

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集解〕王補曰：古今注：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見帝紀注。

帝彊起湛，目代之。湛至

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

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

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

東觀記曰載酒肴便于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集解〕惠棟曰齊民要術云於田頭樹下飲食勸

勉之因留其餘者而去

其慳孀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

孀與孀同音力宜反

邑聚相率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

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贖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優者輒待丹為辦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丹聞里有喪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為

其制日定葬喪其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

鄉鄰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

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贖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幾杼遵聞而有慙色自目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

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

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丹為太子少傅嘗警正直名德重于當時

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

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

〔集解〕惠棟曰丹時為三公故曰家公焦氏易沐云災及家公

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集解〕先謙曰：丹蓋因稱爲中常侍任子，又化王莽故輕之。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

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

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

令寄縑目祠焉。

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

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

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史記曰：管夷吾，潁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瑗邪人也。二人

相善，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

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于泚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

交爲難，並見前書。

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目免。客

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目罰

之，相待如舊。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

其後遜位，卒於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時，寢病不仕。〔集解〕

先謙曰：官本，憲作稱是。

教授諸生千餘人。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學貫祕典，師事東海王仲子也。

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

議大夫數有忠言。目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病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

恢、(集解)惠棟曰。恢。扶風人。鮑。昱。為司隸。辟為都官從事也。

目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東觀記曰。徒跣曳柴。

恢告曰。我司

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

不嘉之。後目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

(集解)先謙曰。言不能前行。

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

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楊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

目玄纁聘之。遂不應。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近世蘭陵王仲子。昔盧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

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

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目從利。體義者。不期體目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

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目爲美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讖

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

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目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

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

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非同也此皆

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

張湛不屑矜僞之諂斯不僞矣

屑猶介也

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

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

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集解惠棟曰書斷云林尤工古文過于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

林

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觀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

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

邊音七倫反(集解)惠棟曰冀平陵人智謀之士見馬援傳

將細弱俱客河西道

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

褫解也音直紙反

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

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目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

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于天不媿于人

賊遂釋之俱免于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

待目爲持書平

(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

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

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集解)惠棟曰見梁統與林書也

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

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需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懼靜尙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

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

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

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

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

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目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目名德用甚尊憚之

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

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

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與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目益之及宏見林闐然而服濟南徐

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徐兆案說文引徐巡說又書斷所載皆作巡袁氏誤也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河西得漆書古文

尚書一卷常實愛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實作寶是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目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林每遭困厄自謂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

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目爲周郊后稷

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目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

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集解〕王補曰：此議詳見祭祀志上，補注引東觀書。

後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

等。〔集解〕惠棟曰：案隗囂傳，逵等皆囂賓客，掾史逵為師友，乘為祭酒，申屠剛為持書。林先與逵等同寓河西，故薦之。〔集解〕王補曰：林上書薦鄭興，見興傳。

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

目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

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

輒見誘進，朝夕滿堂。

〔集解〕先謙曰：書鈔五十三引續漢書云：士以是高而慕附之。

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

輕薄，故姦軌不勝。

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集解〕周壽昌曰：左成十七年傳文，軌即宄。虞書：寇姦宄。史記作寇賊姦軌。集注鄭氏云：由外為姦，在內為軌。司刑鄭注同，但軌作宄耳。

宜增科禁，目防

其源。

〔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為梁統所上便宜也。統奏見本傳。

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

興。孔子曰：導之目政，齊之目刑，民免而無恥；導之目德，齊之目禮，有恥且格。

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

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集解》：惠棟曰：鄭元云：格來也。

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

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集解》先謙曰：官本書下五作呂是。

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雕

不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日

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集解》：惠棟曰：韓非子云：古之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

果桃菜茹

之饋，集目成臧，小事無妨於義，目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

為敵彌深。

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避文法焉。

臣愚目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

故重選官屬，目林為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

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

明年代丁恭

為少府。

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

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林

自爲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子衆爲任職相上亦雅重之

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

始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

賢者之後宜宰城邑

〔集解〕惠棟曰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云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其日喬爲丹水長

丹水縣屬南陽

〔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浙川縣西

論曰夫威彊目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目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目德之感物

厚矣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

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

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

有不誣矣

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丹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

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

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

鬻賣也後從師長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袁宏紀云昌准易人

買符入函

谷關。晉書曰：前書音我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縞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鴻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六帖引東觀記，鴻皆作兆。乃慨然歎曰：丹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輓。（集解）先謙曰：官本輓作輓。既至京師，常爲都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是時滿昌爲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衆，而昌獨

禮異丹，由是嚴尤、王尋更辟請也。（集解）惠棟曰：即嚴尤伯石也，近刻皆作光誤。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

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

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喪服

斬衰，衰上曰哀，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腰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申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

始妻子，奉還節傳。（集解）惠棟曰：張臺漢南紀：丹絕跡棄車，纓節裏傳，從武關出謁更始。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

去。（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丹薦陰竄，程胡魯欲自代。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處茵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乃，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

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曰：丹事編署黃堂，目爲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

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詡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目河南尹

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子廬。

〔集解〕何焯曰：漢官儀作子闓。惠棟曰：案帝紀注作闓。牟融傳注引漢官儀又作廬。皆誤。

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目智略安

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子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

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

可餘奉祿。目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目示後世。在位四年。薨。

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

〔集解〕惠棟曰：匡。泗水王歙之從父弟。建武初封宜春侯。永平初為宗正。

昔孫

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

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處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

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丹出典州

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劉匡對曰：丹為三公。典州牧。郡田畝不增。

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

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

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鷄鳴夫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

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詔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絳望曰議曹情慮自無絳當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也（集解）惠棟曰注今良一本作今議

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曰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

而辟之署為西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良為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為西曹掾蒼甚相敬愛（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數諫諍多善策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

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

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

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藏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

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七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集解〕王會汾曰：拔字監本誤作枝。今從宋本作拔。案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公叔文子名公叔發。注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叔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生有刪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以枝拔形相近，陰改拔作枝。以傳會朱注。至今英辨。今此傳注宋本尙作拔。奇齡之言益信。而有微矣。周壽昌曰：阮氏元論語注疏校勘記云：衛大夫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亦云：衛公孫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尙作拔字。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公孫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又引英氏程云：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註本非孝亭之舊。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訛。此疏中作枝尤誤。壽昌案奇齡平曰：專攻朱子，故力闢集注。而不知朱子舊本原未誤作枝也。其云明代國學生改拔作枝，卽有此事。亦必是見坊行本多作枝。轉認拔爲誤字。不必定從朱注起見也。先謙曰：懼於文義未安，疑於當作干或干誤寫爲于，後人改作於耳。竊慕與懼于，正相對爲文。

敢乘愚瞽，犯冒嚴禁，顯宗目示公卿曰：前目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見前書。今目良爲議郎，永平

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車府令主乘輿諸車也。東觀記云：齊國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

鉤，留也。〔集解〕惠棟曰：王劭學云：古兵有鉤有鑣。引來曰：鉤，推去曰鑣。晏嬰云：曲兵將鉤之是也。詔書遣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

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卽長。

卽長縣名。屬東海郡。卽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集解）洪亮吉曰：案此縣中興後移屬琅琊。先謙曰：今沂州府蘭山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

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目微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集解）先謙曰：姑幕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五十里。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

者。目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

宮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經典既

明。乃歸家教授。遺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

華陰山。或宮從漢中之華陰也。肆乃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

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集解）何焯曰：

政下當論議切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數納忠諫論議直切袁宏紀云數納忠言守正不希苟容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

宗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目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

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喪歎賜呂家地妻上書

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治尙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兄中為縣游徵(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中

仲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集解)先謙曰官本即作則則即古通歲餘得錢帛。(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得數萬錢歸呂與兄曰物

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

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集解)惠棟曰通典云太宗以嫂叔無服侍中魏徵等議云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妾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衆漢書也周壽昌曰此無兄卒二字於文

義不云東觀記云伋則哭孤兒兄子則字於文復晦應作養兄孤子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妻也東觀記云伋則哭孤兒兄子則字於文復晦應作養兄孤子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

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謫將詣門。謫詐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集解》先謙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南。建初三年，

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目病乞骸骨，拜

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目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

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守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後密，目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

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瀟灑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倫

書告縣讓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目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間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

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集解》：惠棟曰：八月存問，後漢制也。前漢常以五月見昭帝紀。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集解》：惠棟曰：魏書高士傳：帝自往，終不肯起。

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君，令臣得為偃息之民。敕賜尚書祿，目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戒父義士，趙定，以延仁赴義，濟恤貧乏，為樂傳贊云：定以游俠稱。又華陽國志云：典，戒之孫，又戒傳

亦云少府典祖也。而目錄獨云戒第二子志。又以趙謙為戒之孫。而傳云典兄子。又似本傳不誤。未詳孰是。

桓帝立。目定策封廚亭侯。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戒薨諡文侯。

典少篤行隱約。

隱。猶靜也。

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

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

建和初。四府表薦。

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

約儉也。

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儒之表。

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

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目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墨子曰。堯舜堂

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飲土。糲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葺。有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人也。

父卒。襲封。

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目

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了傳曰。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

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

史記功臣侯表曰。高

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

宜一切削免爵土。目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

議輒咎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禮，尊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

目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褐，織毛布之衣。貧者

所服。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苞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

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呂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

學博聞，宜備國師。〔集解〕惠棟曰：徐堅云：國師，卽太師也。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集解〕惠棟曰：初學記大司農下引續漢書云：趙

典爲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又典預八俊之列，見羣輔錄及華陽國志，而本傳闕如。謝承所載，非無據也。洪頤煊曰：黨錮傳序：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後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述存者，並載乎篇，惟趙典名見而已。是范史以八俊趙典與此趙典爲二人，故所載不同。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謙字彥

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目謙行車騎將軍。〔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時董卓秉政，欲遷天子長安，謙與司府荀爽固

諫，不聽。謙奉大駕西幸，封洛亭侯。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

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鄆侯

鄆音盤眉反(集解)先謙曰在今成都府鄆縣北五十里李

儻殺司徒王允

(集解)先謙曰官本儻並作儻

後代允為司徒

(集解)先謙曰官本後作復是

數月病免拜尚書令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拜尚書令太僕三年薨

是年

卒諡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

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順桓之世溫為巴郡太守子時板楯數反溫到郡以恩信服降之于是宕渠出九穗之禾胸

忍有連理之木遷京兆丞

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目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

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儻與郭汜

相攻儻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儻素疑溫不與己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

城(集解)惠棟曰注見董卓傳

溫與儻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

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目成千鈞之讐

睚眦解見寶融傳二十斤為鈞言其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二作三是

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

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

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涉始于足足率長十

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所謂一爲過再爲涉注引王注與溫語無涉

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僮大怒欲

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李傕從弟先謙曰董卓二字實傳寫之誤

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帝問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賊否溫

言太切可爲寒心洽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常璩云初父侯與李固胡廣議立清河王蒜而梁冀欲立蠡吾趙戒脇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爲卓僮之惡甚于梁冀讓摩卓之牙溫弄僮之爪雖逼權勢以道陳訓賢其祖遠矣常洽字茂尼江原人爲僮所殺

溫從車駕都許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曹公入徙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公位十五年也

建安十三年目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

忠臣子弟

〔集解〕何焯曰忠字衍惠棟曰何說非也忠臣猶中臣古字通用謂中朝臣也李固傳云詔書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故掾以是奏免溫也

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

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目義黜

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

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

鵠髮白髮也〔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鵠讀如浩浩吳天之浩浩猶顰頭白兒

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七校補

宣秉傳常寢疾不仕集解官本寢作稱

今案王良傳王莽時寢病不仕官本亦作稱病疑皆依監本刊改劉翊傳常守志臥疾不屈朝命寢即臥也上言守志則臥疾非真下言不仕則寢疾寢病皆非真

無待更言稱疾稱病又稱疾稱病為臨時辭謝之詞寢疾寢病則預託寢廢以避徵辟王莽之橫暴亦非臨時辭謝所能免也

楚國二龔注龔勝字君實

實官本作實與前書二龔傳合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錢大昭曰今人名一切器用為什物本此

注軍法

至

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

案什物一名什器史記五帝本紀舜作什器於壽邱索隱云什

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為數猶今云什物也正義別引顏師古說以軍法之什伍解什器章懷此注即本於顏

帝敏惜之集解劉敞曰案文敏當作愍

錢大昭曰敏與閔古字通今案前書人表宋愍公徐幹中論作敏公是敏亦與愍通皆不須改字

張湛傳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注周易家人卦曰

官本無周字

王良傳王莽時寢病不仕集解先謙曰官本寢作稱是

謹案寢病亦可通已詳宣秉傳又此傳後文有輒稱病句作稱病尤嫌其複論衡謂良寢位久病亦即寢病也

杜林傳恥食周粟注而二人恥之官本恥作非

定從林議

案林原議全載東觀記及續志劉注其末云乃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據續志光武建武元年即位郊天羣神皆從未以祖醑林謂且如元年故事者以議既不能遽定且仍緩以祖醑耳續志又云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醑

食在中壇上則事當已在十二年後矣雖仍追從林議而在林七年建議之時醑固尚未定為高帝此云定從林議乃援後事終言之也又祖堯之說起於建武二年議者以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醑天宗祀高祖以醑上帝有司奏議即謂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厯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醑斯時林未還三輔已有先林駁之者當由光武信讖故久不決也

注東觀記載

議曰至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呂興基由其祚

案原文作后稷近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東觀記及續志注所引並同此注戶作所乃字之譌民改人世改又則避

太宗

諱也

又辭不敢受注若以車重

案若字譌東觀記作若謂苦車重不能勝也

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

案東觀記建武八年開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論之全疏數百言續志劉注已載而袁紀乃

載於二十一年云是時郡國大水百姓饑饉光祿勳杜林上疏今據光武紀推入年秋一書大水二十一年無之又本傳載林始代郭憲為光祿勳事在十一年後由東海王傳遷少府至二十二年乃復為光祿勳大水之疏無論在八年在二十一年林官皆非光

禱勳其
誤明矣

明年薨

案林二十二年由光祿勳爲大司空明年薨是薨於二十三年也與紀合袁紀謂薨於二十四年亦誤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眞符也

謂買他人符非眞已符

大司馬嚴光請丹集解惠棟曰卽嚴尤伯石也近刻皆作光誤

案官本光作尤

袁經盡哀注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腰經象大帶

案要腰不應岐出明有一誤官本皆作腰

吳良傳信陽侯陰就

錢大昭曰陰興傳作新陽侯注云新陽縣屬汝南郡新信古字通今案馮衍傳仍作新陽侯又后紀亦作新陽侯世子陰豐注同今其地在潁州太和縣西北六十里尙名信陽城則新陽固卽信陽矣

承宮傳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

錢大昭曰樊廡傳云承宮爲海內大儒

拜侍中祭酒

錢大昭曰侍中本有僕射一人中興改爲祭酒

鄭均傳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注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集解周壽昌曰孤兒兄子四字

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

今案鮑永傳。悉以財產與孤弟子。此直當作孤兄子。兄字乃迷下兄字誤衍也。

先謙曰。官本注。娶下有妻字。

謹案今東觀記。原無妻字。

敕賜尚書祿。目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沈銘彝曰。此後世在家食祿之始。

趙典傳。亂象干度。注。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

案此引左氏昭七年傳文也。擇人。官本人作善。誤因人。傳原作因。民章懷避改。

諡曰獻侯。

周壽昌曰。傳敘典病卒後。弔祠贈諡。非下獄自殺甚明。上注引謝承書所載蓋誤。今案袁紀。陳寶之被禍。亦無趙典。王暢。暢以建寧元年八月罷司空。明年卒於家。暢罷時。雖猶未作。則陳寶之謀。暢必不與。乃謝承書亦指爲下獄自殺。其不足

據可知。且當時陳寶之黨。其家屬皆遷徙廢錮。而趙王子姪。相繼通顯。尤不與謀之明證也。至八俊之趙典。黨錮傳。但見其名。不能詳其官閥。字籍固。非此趙典。然亦決無與陳寶同謀之事。袁紀譏謝承書錯繆。其一端歟。

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

錢大昭曰。京兆前後漢皆不稱郡。此郡字衍。

集解。惠棟曰。溫爲巴郡太守。

至

遷京兆丞。

案由太守爲丞。不得云遷。當有誤。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案禮記。羽者。屬伏。釋文。伏。扶又切。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注。伏。房富反。均讀去聲。作房六反者。誤。

典目義黜。注。謂棄郡奔喪。

案郡當作國。

宮由德揚。

宮。官本譌官。

終乘高箱。

錢大昭曰。箱。車箱也。謂果乘高車出關也。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宿州西北

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曰父任為郎

〔集解〕惠棟曰桓子

新論云昔孝成帝時余為樂府令凡所典倡優技樂蓋且千人

因好音律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
謂六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

訓大義不為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能文章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譚能文有絕才

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

〔集解〕惠棟曰如與揚子雲辨蓋天與劉子駿論方士養生及土龍求雨頓牟礲石陳平解平城之圍皆見新論中

性耆倡樂

倡俳優也〔集解〕惠棟曰新論云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摻而更為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卿不好

雅頌而悅
鄭聲宜也

簡易不修威儀而熹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抵擊也音紙

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

深善於譚

傅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

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

嫖音匹妙。反見前書。

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

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目才智要君，女目媚道求主。

〔集解〕惠棟曰：內宰職云：禁其奇矣。鄭康成云。

若今媚道。

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

〔集解〕惠棟曰：新論云：傳太后問史子心作金成，可以作延年藥，乃除為郎舍之北宮。

此不可不備。又

君侯目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目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慙。此脩己正家避禍之

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

常或作賓。

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

〔集解〕劉放曰：案傳喜非后弟，當是嘉。

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

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

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

〔集解〕顧炎武曰：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是會受。

莽封爵。史爲諱之。爾王補曰。苟悅漢紀。及通鑑。皆援據班史。明斥桓譚附莽之事。論者動言其以非議見黜。則蔚宗飾詞誤之也。胡黨阿大逆之污。寔爲自守默然。蓋不僅爲之諱爾。

莽時爲掌樂大夫。

〔集解〕惠棟曰。新論云。余前爲

典樂大夫。有鳥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俟爭鬪。俱坐免去。

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

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

〔集解〕先謙曰。譚侍上。鼓琴。爲繁聲。爲弘所覓。見弘傳。

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

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

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

國是也。

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

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

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事見新序。

蓋善政者。

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

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集解〕惠棟曰。周易云。躁人之

詞多躁人謂私議國政之人也。

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事見前書。

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

拂遠也。音扶拂。

反。

是故賈誼曰才逐而量錯目智死。

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爲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爲長沙太守。景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爲太

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爲名。遂腰斬錯。見前書。

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目理萬人。縣賞設罰。目

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

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

〔集解〕惠棟曰。

王襄集儻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鄭衆周禮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蓋舊有是令。今宜復申之也。

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

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

雇山解見光武紀。

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

而抑末利。是目先帝禁人二業。銅商賈不得宦爲吏。

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

此所目抑并兼。長廉恥也。

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

（集解）先謙曰：官本，田作錢案，東觀記作田貨。

中家子弟，爲之保役。

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

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

與封君比入。

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

是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目淫耳

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須身力所得，皆目臧畀告者。

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買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統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

而置資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藥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

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目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

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

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方知，而獄無怨濫矣。

方，猶法也。（集解）先謙曰：方知，誤倒，官本作知方。

書奏不省，是時帝方

信讖，多目決定嫌疑，又醜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

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目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

述成目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目下，不得而聞，況後

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集解》惠棟曰：鄭康成《中庸》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

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

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下之

官也。圖書，即緯緯符命之類也。

目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子為識記，以誤人主也。《集解》惠棟曰：新論云：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知後人妄復加

增，依托孔邱，誤之甚也。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

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

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言偶中也。《集解》惠棟曰：隻偶猶奇耦，注言偶中非。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

述五經之正義，昭靈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靈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靈同。禮記曰：無靈同。《集解》惠棟曰：案論衡云：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宏暢雅閑，審

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

介，甲也。冑，兜鍪也。

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

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目相恩誘，或至

虜掠奪其財物。是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

知與之爲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

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目狹爲廣。目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

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楊銜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欲以讖決之也。冬時靈臺所處未定。故議之。官本考證曰。衍字諸本皆訛。

作衍。今改正。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集解〕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公羊說。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在太廟之中。詩緯舍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則靈臺在邑之內。故

世祖欲以讖決之也。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臣生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集解〕先謙曰。讖誠非經。然光武以讖即

位。天下共知。此非它事。比亦應稍爲諱也。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集解〕惠棟曰。孝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孔安國傳云。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將下斬之。〔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古樂府

云。出郭相扶將。字林又作搆。譚叩頭流血。〔集解〕惠棟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云。再拜。類何休云。類者。猶今叩頭矣。良久乃得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爲六安

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集解〕錢大昕曰。六安。前志爲王國。莽篡後。盡廢爲郡。故成武孝侯順。以建武八年拜六安太守。譚爲郡丞。亦在建武初也。建武十三年。省併西京諸國。惟真定。河間。涿水。城陽。淄川。以宗室封王。見於紀傳。若廣平。高密。

膠東、六安、廣陽未見有封王者。蓋已改國爲郡。猶沿西京舊名耳。先謙曰：今六安州治。

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

時年七十餘。初譚著

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微。六譚非。七啓寤。八陸蔽。九正經。十讖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

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集解〕惠棟曰：譚自序云：余爲新論述古今。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間孔子。淮南子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問。莫明于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探其善。何云盡棄耶。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

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桓譚集五卷。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

者祠譚冢。鄉里目爲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

帝論將帥。

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

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奉世長子譚。譚弟野王。注誤。又

前書云：立字聖。卿。奉世子也。

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

〔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衍篤學。重義。諸儒號曰德行。雍雍馮敬通。

王莽時。諸

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目怒矣，可目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目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目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

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

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

左氏傳：齊言戰于鞍，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知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與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救之以勸事君。」鄭蔡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目死易生，目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蔡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達也。故易曰：窮則變，（集解）劉敞曰：變則通，通則久。是目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

皆周易下繫之辭（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之日負義於時

賈瑜失也

知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

怠懈也言當急趨時

張良目五世相韓椎秦始皇

博浪之中

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

通反謂

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

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齊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

將軍之先爲漢信臣

廉襄、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卽丹

之先(集解)惠棟曰案廉范傳帝問范云卿與右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襄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案此襄乃丹之父也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

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方今

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

(集解)惠棟曰屯據袁宏紀作先據

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

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

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

與猶如也

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

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

皆明也商

魏謂秦孝公曰：愚者聞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

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

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

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

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集解》惠棟曰：贅，袁宏紀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

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諭堅也。

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

役猶賤也。

時不重至，公勿再

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

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集解》惠棟曰：丹時新拔索盧恢城，復進而與赤眉別校黃憲戰于成昌而死。

衍乃亡命河東。

華囑書曰：丹死，衍西歸。更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遣尙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

衍因目計說

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目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目達萬機之變。

慤，實也。幽冥，諡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

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謬。《集解》先謙曰：章懷太子見下文唾血昆陽等語，以爲非光武莫當，不知其時更始爲君，不妨歸美諸將。虜掠逆倫絕理云云。鄧禹將兵，何嘗有此。鎮太原撫上黨，正爲鮑永而發，豈爲鄧禹發哉？以一二語而疑全文。東觀記固譌，章懷引之尤爲無識。王補曰：建武初，衍未辟鄧禹府，禹亦未至并州。至罷兵未降見讎之後，始詣鄧禹耳。斷以范書作說鮑永爲是。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

言之時

危猶高也。論語曰：天
下有道，危言危行。

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

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于東郡。

繼曰：西海之役。

莽居攝元年，西羌屬恬、傅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巴蜀沒於南夷。

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

莽篡位，貶西南夷陶町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太尹陳隆，莽發巴

緣邊破於北狄。

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

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

遠征萬里，暴兵累年。

暴，露也。

禍挈未解，兵連不息。

挈，謂相連引也。

刑法彌深。

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自是春夏斬

人於市。

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

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蠱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

莽時江湖海澤，沸青徐荆楚之地。

擣，擣前書音義曰：踏也。今此為踏，古字通。《集解》：惠棟曰：法言云：胎藉三正，司馬光云：胎當為踏，徒來切，踢也。藉，字夜切。《天官書》云：兵相胎藉。蘇林云：胎音臺，登蹋也。

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

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

僮，猶賤也。

皇帝目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

之兵，唾血昆陽。

《集解》：劉放曰：案唾血是盟時，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

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

莽末，下江兵鄧曄、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

以莽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曄等乃開武關，迎更始。席卷言無餘也。 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 天下自目去亡，繼

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

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集解〕惠棟曰：張表律表云：逆節絕理，謂之不道。 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

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用。〔集解〕錢大昕曰：古音無如模聲轉爲毛，今荆楚猶有此音。先謙曰：官本注用作乎。 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

目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

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模，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

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申伯、

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

〔集解〕惠棟曰：吳仁傑補遺云：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也。若尹吉甫，不應序于夷吾之下。

攘其蝨賊。蝨賊，食禾稼蟲名，諺蝨盜，侵漁也。蝨音牟。〔集

解〕先謙曰官本蠡並左傳子虛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目忽也。謂子皮曰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而大

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

名關。北逼疆胡。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目待

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目應卒。史記子賈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

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目承大將軍之

明。雖則山澤之人。〔集解〕劉放曰。案此文。雖則字顛倒。當作則。雖云云。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

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

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目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目建大功。惟大

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

白黑白黑猶賢愚也目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日加茲伊尹呂望

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目衍爲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

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太原府陽曲縣東北三十六里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

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開更始

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拜邑爲上黨太守〔集解〕惠棟曰弓姓漢有弓林見劉玄傳因遣使者招

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

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返國遂爲霸主子犯卽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

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兒子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賊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

官嬰兒貢之。歷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

三王見更始傳。

天下蝗動。社稷顛隕。蝗動。喻衆。

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

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

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即分也。

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

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

奈何舉之。目資彊敵。開天

下之匈。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

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

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委質。猶屈膝也。左傳。

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集解〕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諠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于策。委死之質于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也。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解見左傳。

是日晏嬰臨盟。擬

目曲戟。不易其辭。

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

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劍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

謝息守郟。脅目晉魯。不喪其邑。

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郟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郟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

也。又不聽晉。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須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晉國下縣東南有桃慮。萊柞二山名。

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

禍外無桃菜之利。

臣賢案謝思得桃色菜由故言無桃菜之利也。且爲菜字似菜文又湧桃後學者以桃菜易明桃菜雜情不究始終輒改菜爲藿衍集又作菜或故作藿展轉乖僻爲謬矣。

而被畔人之聲。

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目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目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目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

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闔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

昭公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爲三畔人名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尙

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目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尙書大義旣全敵人紆

怨紆緩也。

音舒

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

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

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在時集解何焯曰周疑禍字之訛注非洪亮吉曰前年蓋指劉延攻上黨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

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

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樂高作難晏子無罪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

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懷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

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于終身之惡

曰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為二塗而已聖

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問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

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問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

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

即劉延

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

謂鄴禹也

隴西

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目比

言明白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子夏之詞

天下存亡

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

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目貪權，誘目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

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邑本傳載邑書曰：邑年二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慾，號歸猶告歸也。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

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贊也。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

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君長據位兩州，加目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集解）洪頤

煊曰：注引衍集，義不明析。鮑永傳：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朔方郡也。朔方別置刺史，不在十三州之列。郭伋傳：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時尚未省，故與并部為兩州。河東郡不屬并州，是謂一郡兩州。而河東畔國，

兵不入畿，開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畿，晉不征之也。疑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遷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

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

申包胥重眦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應子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

左傳 王亡一歲，背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

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

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而超北海也。

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

北，說偽 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

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目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培、張

舒、誘降涅城。

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之西，涅音奴結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

舒家在上黨，邑

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劓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

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雖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亭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己，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嘍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集解》惠棟曰：新序云：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注不占，享指此。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

爲漁陽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漢巧人也。其先齊諸田。父明。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微還。爲諫議大夫。病卒。〔集解〕惠棟曰。前書王莽。村田豐。爲世時侯。奉敬王後。

永衍審知

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永與衍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世祖。

帝怨衍等不時至。永自立

功得贖罪。遂任用之。

立功。謂說下懷。〔集解〕通鑑胡注。案考異不取。下懷。事當以永討平魯郡爲功也。事見本傳。

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

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卽位。赦布以爲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願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卽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

今遭明主。

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

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己爲故主守節。亦冀新帝

重之也。挑音徒了反。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目衍爲曲陽令。

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集解〕劉攽

曰。按彭城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先謙曰。今定州曲陽縣西。

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目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

衍上書陳八事。

〔集解〕惠棟曰。六年。詔百僚並上封書。于是衍上書也。案袁紀在七年。

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

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常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目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尙書。令王護尙書周生豐曰：「衍所目求見者，欲

毀君也。

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集解〕惠棟曰：羅泌云：帝堯之後有周生氏。經籍志云：豫章舊志三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

護等懼之，卽共排間。

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目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及

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驪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愍愍，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不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恨。何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目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

獄，有詔赦不問。

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篤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聞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颯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

淫飢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途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暴，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願以秦

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衍與呂種、王縈，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種、縈死，獄中衍被赦出，廢于家。種、縈事見馬援傳。先謙曰：官本注十一月作十一日，是。

與親故通。

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八上校補

桓譚傳中家子弟爲之保役注保役可保信也

案方言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間保庸謂之甬郭注保言可保信也此連役字爲訓非

天下方知羨解先謙曰方知誤倒官本作知方

錢大昭曰南監本作知方

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卜原作十錢大昭曰闕本作小南監本作卜案官本依監本作卜並與通鑑合故改從之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注楊銜之洛陽記曰

銜原作銜據御覽改官本不誤

吾欲識決之何如

錢大昭曰闕本欲下有以字今案東觀記袁紀通鑑均有以字

時年七十餘

案譚之卒不著何年袁紀因中元元年起明堂辟雍靈臺追敘初搖靈臺位上問譚譚對忤旨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時年七十餘通鑑因之亦附載譚事於中元元年意所謂初者當在建武十二年陰曆既平增廣郊祀之時而譚

亦旋卒也其證有三譚於西漢成帝時即以父任爲郎又爲樂府令歷哀平兩世凡十一年又更新莽更始至建武初元凡二十年其齒當已六十矣卒年僅七十餘則仕光武朝不過十許年也劉順拜六安太守在建武八年而六安之省併即在建武十三年譚爲六安郡丞亦當在未併省之前又譚二次上疏尙感帝之醞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則其時隴蜀必未全平接書其後會議靈臺所處距上疏時亦必不遠也

馮衍傳。張良目五世相韓。注。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悼。官本作倬。誤。

唾血昆陽集解。劉攽曰。案唾血。是盟時唾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

案前書文紀。新喋血京師。史記。喋作噍。前書王陵傳。始與高帝啜血而盟。史記。啜亦作噉。

索隱又云。或作噉。是喋。噉。唾。古本通作。又史記魏豹彭越傳論。喋血乘勝。徐廣云。一作啜。則本通言獸血耳。說史漢者。必據服虔說。以喋為蹠。非也。

飢者毛食集解。錢大昕曰。古音無如模。聲轉為毛。

沈銘彝曰。前書功臣表序。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注。今俗語。猶謂無為毛。文選注。蒼頡篇。耗。消也。越人多謂無為耗。五代史黃

幡綽傳。賜緋毛魚袋。謂無魚袋也。佩鱸集。河朔人謂無為毛。蓋聲之轉。高齋漫錄。東坡羹飯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即借河朔土音以為說也。

自置偏裨

裨。官本作裨。誤。

開天下之匈。注。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

官本注。匈作匈。

謝息守郟。脅目晉魯。不喪其邑。注。左傳。至乃遷于桃。

案注引傳。文顛倒。

苦牟夷目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注。昭公二十一年。邾黑肱目濫來奔。

官本注。二作三。是。

此所為三畔人名者也。

官本爲

作謂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集解何焯曰：周疑禍字之訛。注非。

錢大昭曰：周當是害字之誤。今案害周形近易誤。視何說爲勝。下句有禍字亦不當作禍也。

終免樂高之難。注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樂高作難。

案注引傳文欠明。直似子雅子尾皆作難矣。當云樂高謂

樂施高彊齊大夫子雅子尾之子。昭公十年因難奔

魯。此作八年蓋承杜注之誤。實則八年難未成也。

拒擊宗正。

正原譌。王據上下文改。官本不誤。

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

加原譌。知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馮衍傳第十八下

後漢書二十八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

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

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

目文帝之明而魏尙

之忠繩之目法則爲罪施之目德則爲功

魏尙槐里人文帝時爲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

節赦尙復以爲雲中守也

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

史記曰董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

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

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

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爲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刃自刎知與不

知莫不流涕

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

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目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

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爲中山

王太后後爲哀帝祖母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集解〕惠棟曰衍之祖東觀記及本傳皆云野王唯華嶠書以爲馮立則參爲衍從祖也

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

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

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爲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地固讓而

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爲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

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

乎仁也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

目救罪尤書奏猶目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集解〕何焯曰自論即賦之序惠棟曰案衍所著有自序官錄等篇北堂書鈔九十八引馮敬通自

序云年衰歲暮自悼迄無成功將棲遲肥饒之野噴生生產誦習道德云云又本傳注云序所謂通祿千里覺見舊都皆與自論略同不啻爲此賦之序何說非也馮子目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

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

豈守一節哉。

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誠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集解〕惠棟曰。管子云。一龍一蛇。一日五化。淮南子云。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蛇音徒河反。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

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

非皆隨時俗物所趣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闕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

放蕩縱逸。不拘恆俗也。

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

顧。猶及也。儻。儻卓異貌也。

喟然長歎。自傷不遭。

遭。遇也。

久棲遲

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

棲遲。猶優息也。

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

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

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

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

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

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

言不可兼也。

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

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目爲園

奉世爲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

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

於是目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

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

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

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

龍門河所

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

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

鄠鄠二水名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鄠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集解)先謙曰官

本注州作周

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

衍墓在今新鄠縣南四里(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衍墓在昭應縣西四里漢之新豐也

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

歎歎孝子入舊室而哀歎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成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爲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

爲甚也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

司馬相如賦曰墳蕪蕪穢而不修父爲昭子爲

穆昭南面穆北面也

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

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

山遂仇去也

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

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紘也。

歷觀九州山

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

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

疆界也。理正也。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正也。下有詩曰我疆我理六字此脫。

乃作賦自厲命其篇

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

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卉草也。楚辭曰

獻歲發春兮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

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辭曰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

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

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

陵飛廉

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

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于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集解錢大昕曰案兩漢三輔無平陽縣

史記秦本紀甯公徙居平陽正義云岐山縣有平陽鄉鄉內有平陽聚洪頤煊曰前書郊祀志雍大雨壞平陽宮垣黃圖秦有平陽宮故與飛廉觀對言之注誤先謙曰官本注有蛇尾有作而是

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

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辭曰悲時俗之迫阨也。

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

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

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黨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意。

言時俗溺于權利也。同己則親之異己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 沮

先聖之成論兮，頽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沮敗也。頽，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集解〕沈濤曰：風從凡聲，故與耽均。下與陵均。

又讀爲分。先謙曰：官本，慙並作慙是。

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罔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

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

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爲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爲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于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汎作泛。

行勁直目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

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

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爲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卽屈原買誼之流也。行內自省察，不慙于古人，遂守志不改也。

欣吾黨之唐虞。

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目蕩夫憂心。

傷己不逢堯舜也。蕩，散也。

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

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

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陟雍時而消搖

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

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

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

陟九嶷而臨峩嶭兮，聽涇渭之波聲。

峩嶭山，一名嵯峨，在今三原縣北。峩音才結反。辭音五結反。〔集解〕先謙曰：峩卽嶩字。

顧鴻門而歎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

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歿，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齋恨入冥，言死有餘恨也。

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

餘殃之有再。淚沈瀾而雨集兮，氣滂沱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

言已往者託于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

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縱筋躬自勗，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集解》：惠棟曰：沈瀾猶萑蘭也。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萑蘭，泣涕闌干也。萑音完。

瞰太行之嵯峩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

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行之遠祖馮亭爲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

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嵯峩，高大貌。崢嶸，深淺貌。

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

成兮，赴原野而窮處。

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

於蠶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

伊尹名摯，負鼎俎以

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臯甫謚帝王，記曰：伊摯鬻下鏡，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濱，漁于蠶澤。今言臯陶未詳，蠶澤在今潞州澤潞縣東也。《集解》：惠棟曰：案太公六韜，呂尙釣崖，文王卜之爲舜，占得臯陶。然則臯陶先嘗釣于蠶澤，爲舜所舉也。但古書散逸，無從取證耳。又曰：衍集揚節賦云：馮子耕於鹵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絕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物之志。

韓盧抑而不

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銜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

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音志。

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

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買貨殖。慕顏

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

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

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跡。

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澗。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

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殖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三七十二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爲兒之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帙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句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陟隴山。目險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喻猶涉也。古字

遊八荒。八方荒蕪之地。

覽河華之決濟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

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慍怨

也。馮去疾爲秦丞相。胡亥九年。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實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懷遠懷怨也。洪音烏朗反。泝音莽。《集解》惠棟曰。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

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

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旣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修

遠以周流之類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

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

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爲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

愒憶而紛紜。

紆軫。猶盤曲也。愒憶。猶鬱結也。紛紜。猶昏亂也。愒音普通反。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

革命。

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躅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

言之。舜禪位于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集解》惠棟曰。語云。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今禹言革命者。魏高堂隆議云。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順民。是也。

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惓

惓而洞疑。高陽躡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辭云。心惓惓而懷惑。廣蒼云。惓。惓。福未定也。惓音它乎反。惓音它紺反。或作惓。惓。惓音丑。

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惕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

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

德兮詠南風之歌聲

訊問也。啓，禹子也。尙書曰：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鄆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

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

思唐虞之晏晏兮，揖契稷與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武湯而勃興。

尙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憂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稷名棄，爲堯后稷，契爲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號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

昔三后之純粹兮，每

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

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于南巢，武王滅紂于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爲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

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

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鄆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

爭流。

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鄆，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六字在水中上。

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

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

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

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摅桓文之譎功。

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于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摅，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

桓公正而不諂。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履藏大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張超諳青衣賦云。周室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惑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誦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又曰。案世系。薛漢。父方邱。字夫子。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何焯曰。周唐疑周康之訛。

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

兮。執趙武於溟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爲戰國。時吳楚晉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音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溟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

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爲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爲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溟。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大于溟。梁。溟音古覓反。

善忠信之救時兮。

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

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爲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誅犂鋤之介聖兮。封臧倉之愬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

犂鋤。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讀管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鋤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于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政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臨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

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諺。惡猶譖也。知謂明子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稷字呂忱音仕。魯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譏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面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爲己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集解〕劉敞曰。注云。俞曰。君何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所。錢大昕曰。此以嬖子反與爵管仲對文。則非譏刺之意。子反平宋。意主恤鄰。管仲封邢。功存繼絕。故敬通嘉美之。嬖當爲僕。與下文嬖女齊。嬖舉同義。言欲飲食之也。先謙曰。官本黜並作鉏。封作討。注公愈作果。愈是。

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注〕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滂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

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阡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

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注〕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爲從。關西爲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爲從說。說關東六國爲從。親以唾秦。會于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爲關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

皆尙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卽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說。關西六國令事秦。劉敞曰。關西何緣有六國。明衍關西二字。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

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注〕陵遲。言頽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

既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請始皇之跋扈兮。投李

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寔淫而弘大。

謂責也。跋扈猶強梁也。李斯。上蔡人。爲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目制中兮。矯一主之驕奢。饜女齊於絳臺兮。饜椒舉於章華。

援引也。矯正也。饜餽也。女齊晉

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爲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諫必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饜。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爲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人以爲樂。不聞其以木土之崇高爲美。先君莊王爲瓠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爲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集解。惠棟曰。晉語云。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注失考。先謙曰。官本。攜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攜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於泓之陽。楚

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于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集解。惠棟曰。風音方。愔。顧炎武云。今山西人讀風猶作方愔反。

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

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據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溜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

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溜作瀦。

日曠曠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

北。曠曠。陰晦貌也。詩曰。曠曠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遠。

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

曰。駟。蚪。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蚪以乘轡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蚪兮。六素蚪相伴。猶遼遠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楊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囚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侔。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集解。顧炎武曰。明古音謨。耶反。以字母求之。似當作爾耶反。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

欽真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棄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受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

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夫子盡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顯。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躊躇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躅作躅。記下無曰字。

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輒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穎潁。聞至言而曉領

兮。還吾反乎故宇。

辭。惟。猶遲疑也。滄。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所以天下為戲。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從。惡

聞其...遂洗耳於潁水...
音市林反或作堪字...
統萬物之維綱...
覽天地之幽奧兮

則為仁義...
躍青龍於滄海兮...
自此以下既反故字...
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

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
天有二十八宿...
為朱雀北方為龜蛇...
玄武謂龜蛇位在於

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
四曲為其威援也...
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
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

靈分...
翼繼也前修猶前賢也...
冠偉冠佩銀環衣服甚鮮...
屈原皆喻身有令德

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岌岌高貌洋洋美也...
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

馮衍傳第十八下
一〇五三

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澈。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正真作正良。 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

列杜衡於外術。

自此以下說藤字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蓠與薛芷。綴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芳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入枳。案周書

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輿言上下相維。遞為蔭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離。一名葯。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術。路也。〔集解〕劉放曰。案注文。方總其賦。自當列彼其文。云自此以下。說籬室庭術。後人不曉。誤作字除。非先謙曰。官本。藤。並作籬。注。籬字作籬。室。呂刑作小開。是荷作符。維在則作口。維國。王會汾云。登。登。皇。皇。維國。監本作登。登。皇。皇。維在國。案此。汲冢周書原文也。汲冢書於字闕處。皆作口。妄意增改。益令讀者不知所謂。今正之。 攢射千雜。蘼蕪兮。搆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

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招軻兮。憐衆美之憔悴。

攢。聚也。射。千鳥。也。蘼蕪。似蛇。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

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曄。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非非。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培軻而留滯。王逸曰。培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瀕鬱。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夷音協。 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 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玄妙之門。樂

音五孝反。〔集解〕惠棟曰：枚乘七發云：陽氣見于眉宇之間，幾滿大宅。淮南子云：大丈夫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高誘云：區，宅也。大宅，謂天也。山峩峩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

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誦古今目散思兮，覽聖賢目自鎮。嘉孔丘之

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執寶兮，名與身其執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

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丘。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

存也。鎮，臨韻。竹人反。閒音閑。〔集解〕劉攽曰：注陂丘義反，切不得。丘當作兵。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

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

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悽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笥作笥是。

惟吾志之所庶

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傲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傲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於不朽，聲芳縣諸日月。

故曰顯親
其從容

顯宗卽位又多短衍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

悍急也
〔集解〕

惠棟曰衍集云敬通有一婢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
遣之因與婦弟書云先謙曰東觀記作北地任氏女是也此誤倒

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培塿於時衍集載衍與
婦弟任武達

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尙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
五子之母足尙在門五年已來日盛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
心不重破國嫉妒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
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纏嗣不育紡績織紉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
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
妾不忍其惡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訥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
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獨冒泥塗心爲憤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
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彌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如
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
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生自禍殃
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
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

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

金謂印也紫謂綬也
揭持也音求渴反

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

其願不概於懷。概猶居也。金或作乘。〔集解〕惠棟曰：概，感也。苦代反。莊子云：我獨何能無概然。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

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

〔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之。任昉文章緣起云：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

〔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

豹。〔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

豹字仲文。〔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上連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

云：後母惡之，嘗因豹病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此蓋各逐所聞書之記，較本書微詳耳。先謙曰：記所引與晉王祥事同。

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長好儒學，目詩春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反。鄉里為之

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

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亦云：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

平西域。呂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尙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爲禮。太子擊曰：

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躪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

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

納妻皆知取冒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

馮衍。

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

夫然後義直所目見，屈於既往，守節故目彌阻於來情，嗚呼！

衍爲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己，光武屈而不用，故

言義直所以見屈于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後字，是。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

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同，俱以違時，咸被擯斥也。

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八下校補

馮衍傳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注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

據史記儒林傳仲舒下脫有行二字

見排於衛青

衛原誤魏據注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南監本不誤

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集解何焯曰自論即賦之序惠棟曰至皆與自論略同不當為此賦之

序何說非也

今案自論篇終明云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則何說是矣惠氏引北堂書鈔及本傳注皆即自論中語書鈔亦謂之自序賦注云即序者則又直以爲即賦之序而惠氏必曰不當爲此賦之序可謂好立異矣且何氏謂自

論即賦之序原未嘗謂不當名自論也古人賦成然後作序故序可別行文選列陸機蒙七賦序於序類即其例劉勰文心雕龍殿以序志別爲一篇亦即雕龍之序也

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案碌碌落落老子原作碌碌落落釋文落落又音歷

注玉貌碌碌

案貌官本並作形

不利雞豚之息注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

千官本作十今案禮記文本作畜馬乘乘固四馬也千乃涉下乘字誤衍十又改訂之誤

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注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爲甚

案今禮記注疏本哀作矣屬上失之爲句似誤

類名賢之高風注。憇陵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憇並作邇。是。

謹案注訓。憇爲陵。則作邇爲是。說文類。美也。似作類。原自可通。且下文高陽類其超遠兮。章懷不另出注。官本亦同。

作憇。則此節文注之。作邇。恐亦改訂之誤。

心怙憶而紛紜注。怙憶猶鬱結也。

錢大昭曰。怙憶與怙憶同。前書陳湯傳。策慮怙憶。顏注。怙憶。憤怒之貌。

終怵憚而洞疑。

錢大昭曰。說文。怵。憚也。知怵憚古作念憚。

注。楚辭云。心怵憚而懷惑。

官本惑作感。案楚辭七諫。本作心怵憚而煩。冤王注。冤一作怨。懷惑。懷感。蓋均。煩怨之譌。

史記曰。

虛惕洞疑。

案史記蘇秦傳。作惘疑。虛惕。索隱云。惕亦作獨。高誘云。虛獨。喘息懼貌也。此引作惕。洞恐非。

至湯武而勃興注。后稷十六葉號周武王。

號。官本作孫。是。

享呂望於鄴州。

州。官本作洲。與注合。今案說文。州。下云。水中可居曰州。並引詩云。在河之州。別無从水之洲。今毛詩作在河之洲。爾雅釋水。作水中可居曰洲。皆非正字。周書王會解。白州比閭。注仍作水中可居曰州。又山海經海外北經。范林

州。環其下。淮南墜形訓。宵明燭光在河州。注皆云。州。水中可居者。至釋名釋水。亦仍作州。故徐鉉校定說文。已云。今別作洲。非是。可知注文作洲。則誤。傳文作州。不誤也。

執趙武於溟梁注。溟音古覓反。

案原注。連上溟梁。出音。無音。上溟字。依錢校。增官本有。

嬖子反於彭城兮注春秋經書宋楚平及楚人平取與經合

欽真人之美德兮官本美德作德美

採三秀之華英注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次當爲按之謾

捷六枳而爲籬兮注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維在官本作□維國王會汾考證謂監本原作登登皇皇維在國據周書原文改正是監本視汲古本維上更脫一皇字在下別多一國字今考

朱右曾所校釋之足本周書則作登登皇皇君根維國國枳維都並不闕字乃知維在固當作維國而維國之上尙脫君枳二字王氏僅於維國上作一□所見仍非足本抑亦考證未詳

爲六案據所引周書文於六枳八枳均有未合今詳周書此節上文云汝謀斯何嚮非翼維有共枳則是六八皆共之謾

目詩春秋教麗山下錢大昭曰麗山即驪山也在京兆新豐縣

其數爲八與東觀記同此

申屠剛鮑永鄧惲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

史記曰史鮪字子魚

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知矢邦無道知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涉獵書記果於行義

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

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

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

及舉

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目謹告王者欲令失道

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住反刻猶責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

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

之鼓。

旌、旗也。淮南子曰：禹縣鍾鼓，誓錡，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幡曰：教導，真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錡，告以事者振鞀，語以憂者擊鞀。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集解〕惠棟曰：逸禮保傅篇云：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部析

子轉辭篇云：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愼之銘。

關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關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衆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

臣

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

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

尚書曰：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

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集解〕劉放曰：注云。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案文少召公爲保四字。

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繯緣。

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繯緣。

繯，前音義曰：繯，落也。繯，被也。繯，或作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小作少。

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

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目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茲

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目人無賢愚，莫不怨。

〔集解〕先謙曰：官本不下有爲字。

茲臣賊子，目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

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曰：「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且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

令伯禽復加榮貴，以目搢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

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

昆弟諸婿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尊下有崇字。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母

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傅皆曰：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曰：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

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

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敵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

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曰：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攻

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始元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也。至迺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日來，誠未有也。

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尙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愛禮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審，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

王者承

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目天官私其宗，不敢目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

之迹，近尊孝文之業。

文帝卽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者字。

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五品，五常之教也。尙書舜

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

與冗職。

冗，散也。

使得執戟親奉宿衛，目防未然之符，目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

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

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

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

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謂光武也。

躬聖德，舉義兵，翼行天罰，所當必摧。

〔集解〕惠棟曰：當猶向也。

誠天之所福，

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醅人望，爲國立功，可目永年。

今文尚書曰立功
立事可以永年也。

嫌疑之事。聖人所絕。目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鬻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

不得行。飢寒。目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家。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殺身不負然諾之信也。

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

長。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

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目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

〔集解〕王補曰。剛明天人之理。與邳惲上書王莽相似。是時。班彪者。王命論。馬援與楊廣書。欲以譬曉。隗囂。然皆遜此至誠。

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

〔集解〕通鑑考異。案七年。囂已臣公

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六年。

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

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目獨見爲明。而目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目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旣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

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

未有也。將軍素目忠孝顯聞。是目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

者。順人所助者信。

易繫辭之言也。

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

之恩。

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遺子淘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

衆賢破膽。可不慎哉。露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蹇蹇多

直言。無所風撓。續漢書云。剛在尚書。數犯顏正色。百僚憚之。

光武嘗欲出遊。剛目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日頭輒乘輿輪。帝

遂爲止。

輒。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輒。止輪木也。〔集解〕惠棟曰。太元云。車輒馬止。不可以行。馮衍賦云。輒吾車于箕陽。則輒爲止義也。王逸音刃。說文云。輒。礙車也。從車刃聲。止。本作支。或作擗。

時內外羣官。多帝

自選舉。加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

〔集解〕王補曰。尚書近臣。至捶撲牽曳於前。其明代廷杖之作備乎。

羣臣莫

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目成其德。帝並不納。目數切諫失旨。數年。

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昌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曰。前書鮑宣傳。宣既被刑。迺徙之上黨。遂家于長子。此云屯留。或永後復從長子徙耳。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

爲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齊有鮑叔。世爲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魏文帝列異傳云。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掾。子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掩摩。奄

忽而亡。不知姓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銖。即賣一人。以資殯殮。餘銀及素書著腹上。埋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

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京師有駿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

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駿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問曰。若此。乃吾昔年無故失之。君何以致此。馬子都曰。昔上

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槨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關。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辟公府侍御

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駿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永少有志操。

習歐陽尙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尙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集解〕惠棟曰。宣妻桓氏女。見列女傳。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去音丘。呂反。

初爲郡功曹。莽目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上黨都尉露平。露當作路。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

苟諫擁護。〔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苟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切。召目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

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

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纘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

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

其子也。敕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于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

興欲

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

當匈，以韋爲之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興爲還車。

後

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

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得置偏裨將五人。

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

始封爲中陽侯。

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汾州府寧鄉縣西。

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

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

阜陽輸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爲上加不者，誤也。

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

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

持節

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收繫大伯。

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壁中，遣信入馳至長安也。〔集解〕劉放曰：注文傳合案，文傳合當作舍。

遣使馳至長安，既

知吏始已亡。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雖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目其衆幸富貴，故悉罷

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集解〕通鑑胡注：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晚，意懷不悅也。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

降。〔集解〕通鑑考異：案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

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無待耶。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

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集解〕惠

云：皮姓。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明帝紀。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鮑府君謂孔子建曰：爲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爲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謂府丞

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

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

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尙多寇暴永目吏人瘡傷之後迺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

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目財產與孤弟子建

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目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途中郎將來歛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

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邈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邈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

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集解〕劉攽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先謙曰袁宏紀尊作違誤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鮑恢爲

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目避二鮑〔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作詔策曰貴戚云云御覽三百七十引作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

鮑案此作帝語爲是此不其見憚如此〔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永性矜嚴公正百僚忌難每朝各加戒慎也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

蔡在今萬年縣東北
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慕不拜。雖目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

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

〔集解〕先謙曰：據湛傳，當是光祿大夫。太中二字誤。拜太中大夫，已在稱疾不朝之後也。

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

仁不遺舊，忠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

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

永固請之，不得。目此忤帝意，出爲東

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皋，詔書迎拜爲袁州牧。便道之官

東觀記曰：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

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也。〔集解〕惠棟曰：漢律云：吏二千石以上，吉歸歸寧，不過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永未至行在，令便道之官者，優之也。

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目事新主矣。恥目其衆受寵，斯可目受大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

未譬，譬猶曉也。

豈苟進之悅，易目情納，持正之忤，難目理求乎？

言詔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

誠能釋利目循道，居方目從義

也。方直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淵先謙曰避唐高祖諱改書鈔六十一續漢書云字守文

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

涉

〔集解〕先謙曰戴涉後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見寶融侯霸等傳

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

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集解〕先謙曰今澤州府鳳臺

縣治

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

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

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集解〕錢大昕曰泚當作泚注同卽南陽之泚陽也寶皇后傳母泚陽公主亦誤

荆州刺史表上之

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

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

光武遣小黃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小黃門宗厲

問

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

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名凡制書皆璽封尙書令重封唯敕贖令司徒印露布州

郡也〔集解〕惠棟曰注言敕令贖令司徒印封也

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

職奉法守正有父風

〔集解〕何焯曰謂昱父永繼父宣爲司隸復居宣位也

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

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迺上作方梁石洫

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

水常饒足既田倍多人目殷富十七年代王

敏爲司徒。

〔集解〕王補曰：昱爲司徒。疏救耿恭、關寵見耿恭傳。

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

〔集解〕劉敞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惠棟曰：袁宏紀得作德，郎作黃。

門侍郎。餘詳下。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旣太甚，將何目消復災眚？

〔集解〕通鑑胡注：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

對曰：臣聞

聖人理國，三年有成。

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

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如失得。

〔集解〕先謙曰：官本下如作有是。

何

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

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

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

〔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骸骨流離，死生被毒。

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

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

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即詔坐淮陽事者，令歸本郡，注辭訟七卷者，陳寵傳：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決事都目八卷者，晉書刑法志云：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爲法比都目。鄭衆周禮注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決事比。先謙曰：官本注：徒下例作辭，東觀記作例。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

〔集解〕惠棟曰：上云徐子得爲郎，法雄傳作得。

此又作德。張衡集云：南陽太守鮑得。則得卽德，故諸傳或作得，或作德也。

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

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邁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變集解惠棟曰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曰南陽太守上黨鮑備俎得愍文學之地廢懷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黼黻之儀揚濟濟之化

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集解惠棟曰崔瑗南陽文學頌云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

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探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觀聽于是乎取之頌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

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曰無言不酬其得宜光先民既沒賴茲奮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劉總云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

德徵拜大司農卒於南陽見崔瑗集王補曰竇憲銜陳寵乃白太子昂集解惠棟曰孝子傳云昂德少子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

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綏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邁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

連徵不至集解先謙曰文選盧湛贈劉琨詩注引謝承書云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卒於家

邳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邳都汝南有邳君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

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厯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軫者南方鶴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爲漢分也

去而復來

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邊並素好士

王莽以潁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遂姓並名風俗通曰邊

秦邑也其大夫馮遂音錄集解惠棟曰前書有著武將軍遂並後封同風侯爲大司馬翟義傳云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爲橫整將軍風俗通云遂秦邑廣雅云鹿錄二音

揮說之曰當今天垂象智者目

昌愚者目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鬻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

揮竊不遜敢希伊尹

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揮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尙於渭濱高宗

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

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目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

揮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跡裂裳裹

足鵠立秦庭蹙音戾

遂不受署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

機衡北斗也 含元

包一甄陶品類

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爲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管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衆品者也集解劉敞曰注包而爲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

顯表紀世圖錄

豫設

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集解〕惠棟曰即錄圖也始于秦末見呂氏春秋

漢歷久長孔為赤制

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

墨孔生為赤制是也〔集解〕惠棟曰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授神契云元邱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云邱生倉際矚期稽度為赤制公羊疏云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邱合而演其文續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邱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籙又云邱水精治法為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為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亦受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為漢制明矣

不使愚惑殘人

亂時智者順目成德愚者逆目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

上天

垂戒謂鎮歲災惑並在漢分也

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

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勳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

取之目天還之目天可

謂知命矣

〔集解〕王補曰王厚齋曰邳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救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

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

且堯

舜不目天顯自與故禪天下

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

陛下何貪非天顯目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

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目大逆猶目惲據經識難

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逡視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

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建武三

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目軍政惲迺誓

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尾。〔集解〕先謙曰官本風作於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

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帝紀武王不目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

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如林

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言衆多尙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集解〕劉攽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少一殷字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

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目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目明非將軍本意

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目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

身崇禮請目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

候之。子張垂歿，視憚歔歔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

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錄。子若亡，吾直爲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憚語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讐不復也。二父謂父及叔父。蘇輿曰：手謂自殺之。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

宜適彌往，與手甚快。通鑑字文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與此手字義並同。

子張但目擊而已。

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

憚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目

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因而詣縣，目狀自首，令應之遲。

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

憚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

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目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跳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目要憚

曰：子不從我出，敢目死明心。

憚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

憚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

《集解》先謙曰：欲後爲大

司徒坐事下獄，死見儒林傳。

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

繇姓，皆繇之後。繇音遙。《集解》惠棟曰：繇與謠同。孫愐引詩曰：我歌且繇。潛夫論有謠姓，卽繇也。注繇姓，皆繇之後。見風俗通。

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

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風俗通皆云主簿讀書教，而書字

戶曹引延受賜，憚

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觥，變色貌。司正，舉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爲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觶。言酒思柔。觥音古橫反。目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員。言廷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惡並作。明府目惡爲善，股肱目直從

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

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觥。遂受罰也。《集解》先諫曰：此與吳良傳諫正太守事略相似。憚迺免冠謝曰：昔虞舜

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故能作

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誥，元首起哉。憚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憚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也。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比錄延也。既陷誹謗，又露

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言夫錄延之罪也。《集解》先諫曰：官本注無夫字。罪莫重焉，請收憚。延曰：明好惡，歛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遂不讎而罷。憚

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憚厚，見其言忤，歛迺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

必還。言歛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

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曰。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

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憫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欵也。言欵將以牛酒賞繇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

惲又去。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中山。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宗室傳。居數月。欵果復召延。惲於是迺去。

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目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

羣。論語孔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若為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集解〕萬承蒼曰。父老堯舜。若曰為野老於堯舜之世耳。注恐非是。先謙曰。萬

說得之。東觀記。父老二字作去。王補云。惲意謂敬能與我為伊呂。以用世乎。抑將欲為巢許。以父老終於堯舜時也。庶與敬答語為合。若從東觀記作去。則謂將為巢許而去堯舜。以高引也。語意並顯。不須如注之轉迂。敬曰。吾足矣。初從

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

去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房嗣集解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集雖不從政施

之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目害生惲於是

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應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

隙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鄒敬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

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上令從門

時城門有譙載下帷之禁以防姦非故帝令舉火射面也惲曰火明遼遠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遼作燎遂不受詔帝迺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

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呂萬人惟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呂萬人惟政之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正文惟作為而陛下遠獵山林夜

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由是上特重之貶東

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集解先謙曰當在青州府境今闕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七年廢惲迺言

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

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

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

右而輕天下也。

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恕已。謂諱其功于已。量主。謂揣其意于君。量。平聲。正誤云。恕已。謂能推己之心以度人也。案恕已。量主。即羈錯所云。內恕及人。正誤得之也。又曰。七制解云。光武自謂憚知我

廢后必無偏徇而輕視天下也。此帝自飾辭。正誤云。案此謂必不偏愛而動搖國本也。太子彊乃郭后所生。恐后既廢。併及太子。

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

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爲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

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

春秋之義。母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

聖教。不肯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

〔集解〕汪文瀾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書云。憚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

先是長沙有孝

子古初。

〔集解〕惠棟曰。孫軀云。古姓。周太王去邪。適岐。稱古公。其後氏焉。

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憚甄異之。

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

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芒長。少太子。長。多受貴。至千萬。以軍不。能効。故左。遷也。

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匿也。

東觀記曰：芒守承韓襲，受大盜丁仲錢，阿掩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憚，稱仲健，憚怒，以所杖鐵杖捶襲，襲出怨慰，遂殺仲，憚故坐免。著書八篇，目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目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

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會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

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

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敕，莫敢

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目公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目外

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目誠國

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目府藏空虛，軍

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目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

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

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

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

爭臣七人。目自鑒照。

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

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邳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

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目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目安宗廟。

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目昌。不目誹謗為罪。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

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股紂。嚙嚙以亡。

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目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

氣忤逆陰陽。臣所目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警言。非為壽也。

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警也。

忠臣盡節。目死為

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目傷塞晏之化。

鄭玄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

杜

寒忠直。垂譏無窮。臣敏認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僇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論徙合浦。

今廣州縣。《集解》劉放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

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

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

申屠對策，邳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

愚。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九校補

申屠剛傳。是目人無賢愚。莫不怨集解。官本不下有爲字。錢大昭曰。闕本不下有爲字。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目義割恩。注。離斷至親。離。官本譌離。

而尊其宗黨。集解。官本尊下有崇字。錢大昭曰。闕本尊下有崇字。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注。言執滿必傾。官本執作執。

六極之效。注。聽之不聰。厥極貪。貪。官本作貪是。

往來二十許年。官本許作餘。

鮑永傳。事後母至孝。後母。官本同。另一官本作父母。父字有改補痕。

安集河東并州朔部。錢大昭曰。舊有朔方刺史。故云朔部。建武十一年省。

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注齊大夫儲子之後也

錢大昭曰前書王莽傳有中郎儲夏

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錢大昭曰傳子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

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今案幅巾漢世士人未仕無官位者之首服也韋著解巾之郡見韋義傳注云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是已永等還著幅巾明不敢以故官位見也

我攻懷三日不下

至

於是開城而降集解通鑑考異

至

本紀亦無攻懷一節

今案永之歸光武通鑑載於建武二年袁紀則載於元年紀載更始

被害在元年十二月永知更始已亡乃罷兵詣河內則固當在二年也又紀載二年二月幸修武修武即河內縣也前至河內必幸懷此乃不幸懷而幸修武意必是時之懷已為更始河內太守乘閒竊據故幸修武以攻懷耳攻懷甫三日而永適至即說下之紀是以略而不載必疑范書為誤何以東觀記亦詳著之耶

賜永洛陽商里宅注故曰上商里宅也

上原譌工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迺拜永為魯郡太守

錢大昭曰列女傳亦云永為魯郡太守案建武二年封兄子興為魯王當云魯相不當云郡太守今案興封魯王在二年四月永破董憲裨將殺彭豐等蓋皆在興未封之前

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集解皮姓出下邳

錢大昭曰前書儒林傳有瓊邪皮容後漢有涼州刺史皮揚

永日事劾良大不敬注還大夏城門中錢大昭曰大當作人洛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今案錢說雖與東觀記合然書鈔六十一引續漢書則與此注同又陶宏景真誥郎宗古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

則似作大亦非誤蒙恩入侍知尊帝案東觀記原文知上有當字各本皆脫

路經更始募引車入陌注南北爲阡東西爲陌案阡陌本田間徑路之名或作仟陌風俗通謂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此蓋因地勢而異制疆理南東不同故阡陌亦不同耳至蔡邕之

道亦名阡陌其詳雖不可知然如前書原涉傳以募道爲仟與此傳之以募道爲陌正復相對但言仟者不兼陌言陌者不兼阡是必南北爲募則道曰阡東西爲募則道曰陌也

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集解何焯曰謂昱父永繼父宣爲司隸復居宣位也周壽昌曰廣博物志六十七司隸校尉鮑宣子永孫昱並

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樂府詩集八十五引同

賜錢帛什器帷帳什器說詳宣乘傳校補

如如失得集解先謙曰官本下如作有是錢大昭曰下如字南監本是有字

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至見崔瑗集侯康曰張衡大司農鮑德誅有云羌髦作虜銀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頰蠶蠶戎虜是懼是震據誅文則德在兩

陽嘗有拒羌戎之功而史不載。又德嘗為黃門侍郎見陳寵傳。

郅鄆傳。郅鄆注。郅音之日反。日原譌目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錢大昭曰續天文志失載。

窮人屈屣集解官本屈作於。錢大昭曰屈闕本作於今案郅鄆傳幽隱屈屣無掩人不備窮人屈屣即謂無掩人於不備窮人於屈屣均之不必明言於也。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注解見順帝紀。官本無帝字。

敬字次都清志高世注新遷都尉逼為功曹。侯康曰都尉為高懿見御覽十二引汝南先賢傳。隱處精學蛾陂中。侯康曰御覽七十二引汝南先賢傳鄭敬

去吏隱居於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兀坐於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蘆為席今案蟻古通作蛾禮學記蛾子時術之釋文讀蛾為蟻可證。

帝迺迴從東中門入。張博曰續百官志作中東門錢大昭曰此與何湯事略同湯事在謝承書桓榮傳注引之今案桓榮傳注引作更從中東門入與續志合。

又免歸避地教授注稱仲健。健原誤建據東觀記正官本不誤。

各相檢敕莫敢干死。

千原譚子據錢
校改官本不誤。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目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

善圖緯能通

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

〔集解〕劉放曰案文劉歆上少一與字

拜代郡中尉

〔集解〕劉放曰案郡無中尉當作都惠棟曰案中尉謂中部都尉也治且如縣代郡又有

東西二都尉故云中尉

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目拒匈奴建

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

〔集解〕惠棟曰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也

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

隨姓弟名也弟音佛〔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隨姓隨侯

之後漢有博士隨何後漢有扶風隨蕃

竟病篤目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目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

陰縣爲寇

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而劉歆兄子襲爲其謀主

臣竇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劉歆子恭恭與襲古文通

洪頤煊曰：龔又見下文。意林引新論：劉子政子子駿，子駿兄子伯玉，俱是通人。未知是其人否。前書王莽傳又有明德侯劉龔。

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

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

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

走昔目摩研編削之才。

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古者書誤則削之。故

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贖。先謙曰：削謂簡是也。東觀記正作簡。

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

劉歆爲王莽國師公也。

竊自依依，未由自

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

兵必亡，故變名遠逝。

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且暮將拔之，而嬰其利，乃有它心，不可。予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

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

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

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

延，罕字牙。屈節，謂臣事也。〔集解〕惠棟曰：公孫述傳，罕字叔牙。

迺後覺悟，棲遲養德。

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

遲偃。

先世數子，又何目加。

謂智果、陳平也。

君處陰中，士多賢士。若目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

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集解〕惠棟曰：當作首惡。

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

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集解〕先謙曰：官本世作時。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

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

赤制解見邵憚傳〔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演孔圖云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
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玄、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

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

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舊事曰鬻切千段。皇天所目眷顧踟躕憂

漢子孫者也。踟躕、猶徘徊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目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

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

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昂畢間為天街氏房東

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目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

分東海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集解》鍾大昕曰：東海與魯相近，似不當宋分。

尾為燕分，漁陽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

東海董憲迷惑

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

度，目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算或作舛。

或襄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

襄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

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盈縮，猶進退曲

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

《集解》劉放曰：案文

壞當作註，註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

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

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

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

畢，西方宿也。

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

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集解》王鳴盛曰：助天當作天助。洪頤煊曰：史記集解馬融曰：畢，天文王墓地名也，以為星名，當是太誓。今文家說。

夫

仲夏甲申為八魁。

曆法：春二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八魁。《集解》王會汾曰：本壬戌作壬寅。案上文言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則十二支中皆越四位取之，獨

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冬甲寅當醜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從宋本。惠棟曰。案元珠密語八魁云。春己巳丁巳。夏甲子壬戌。秋己亥丁未。冬甲午壬辰。與此異也。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

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

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

比卦部歲。(集解) 惠棟曰。師比二卦主歲也。主歲之法。始于乾坤。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師。比等是也。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陽右行。陰左行。開時而治。六辰其說詳乾鑿度。坤主立冬。坎主冬至。(集解) 惠棟曰。

坤十月卦。主立冬。坎四正卦。主冬至也。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集解) 惠棟曰。此亦據緯書。如何

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

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目不從管

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悅濟北。目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

之徒封爲瀘川王也。自更始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

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干也。〔集解〕惠棟曰：外傳文先謙曰：官本汝作女。宜密與太守劉君共

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秦始皇遷太后于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

茅焦爲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

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集解〕惠棟曰：三

輔決錄云：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談者取則，班固亦言孟公篤論士也。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序。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集解〕王補曰：

隴蜀各有楊春卿，一見馬援傳，援與書，首曰春卿無恙，注春卿楊廣字，一見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嚴可均疑爲一人，而范史誤分，然補案隗囂傳，述武八年，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月餘，楊廣死，厚傳春卿爲公孫述將，蜀平自殺，其死先後異，一爲囂將者春卿

其字爲述將者。春卿其名與字異。二廣上邠人。春卿廣漢新都人。其里居又異。三史有明文。畔然不侔。不得因廣字春卿疑爲一人也。

臨命戒子統曰。五綈裘中。

說文曰。綈。厚繒也。繒音提。

有先祖所

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

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益都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郡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建

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

〔集解〕惠棟曰。統傳夏侯尚書。洪範中有陰陽消伏之法。今不傳。而略見于伏生五行傳。

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

統爲郡。求雨亦卽降澍。

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不生于寺舍。人庶稱神也。

自是朝廷災異。多目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識

二卷解說。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統事華里先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圖書。與卿適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識二卷者。不得。永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魯恭辟掾。與恭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案巴漢志。內識者孔子內識。桓譚書所云。矯稱孔邱爲識記是也。

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統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老道深。養于辟雍。授几杖爲三老。

年九十卒。統生厚。

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博字仲達。統長子。

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

意。懼音九具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音劬。

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

斗洛陽大水

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集解〕錢大昕曰五星行道皆在黃道左右無緣得入北斗史言入斗皆南斗也續志太白入斗中凡再見俱無北字知爲後人妄

增且太白入斗在永初三年此云二年亦誤

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目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

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目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

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目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

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騰應輔臣星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韃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集解〕惠棟曰謝沈書云厚潛

身蔽澤耦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厚惡其苛暴時耕于大澤委鉏疾逝參志恚之收其妻子錄繫欲致厚還不知所在乃出其妻子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目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

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年 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

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目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

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

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

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

陰私也。〔集解〕顧炎武曰。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惠棟曰。公羊春秋云。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云。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今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注訓私。非

也。

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褻信侯李元等。違姦廢退。

阿母。順帝乳母。山陽君宋娥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

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闕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

弟侍中不疑。目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

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厚弟子。雒昭約。節宰。縣竹。寇懼。文儂。蜀郡。何茂。幼正。侯祈。伯升。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枝等。皆徵聘。辟舉。馳名當世。

太尉李固數

薦言之。太初元年。

〔集解〕惠棟曰。依華陽國志。當作本初。

梁太后詔備古禮。目聘厚。

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

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厚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悼。詔謚曰文父。與處也。異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祀之。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上校補

蘇竟傳據南陽陰縣爲寇注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在今襄陽光化縣西

不移守惡之名乎集解惠棟曰當作首惡

今案守惡誠誤但首惡之名見史記惟爲人君父者當之雙但爲仲况謀主亦不應即斥爲首惡或爲同惡之譌

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集解惠棟曰春秋緯衍孔圖云

至

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

今案爲赤制一作爲制赤雀集但衍孔圖又云丘水

精治法爲赤制功並見公羊經傳解詁

隱公第一疏所引亦爲漢赤制之證也

今五星失晷注中央鎮星

案此注及下文鎮星之鎮官本皆作填古字通作

失晷失於常度

前書班固述高祖紀第一五星同晷顏注晷景也又文選李注晷光景也王念孫云五星光不及地

不得有景晷即軌字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沆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醴曰沆今爾雅作厲沆之通作厓猶晷之通作軌矣今案王說是此注訓晷爲常度亦謂軌道也

目爲諸如此占

案已上所言星變續志皆不載

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集解錢大昕曰東海與魯相近似不當宋分

今案東海地本屬楚前書天文志房心爲宋今楚地是傳說不謬也

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

案此事續志亦不載

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

也注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

案秦豐黎丘鄉人其地屬楚故稱楚黎王見光武紀注又續志南郡鄧侯國有黎丘城劉注朱祐禽秦豐蘇嶺山黎黎古通作

夫仲夏甲申為八魁注歷法春二月己巳丁丑

官本二作三是

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注左傳曰不可干也集解惠棟曰外傳文

案注引左傳見內傳定公元年外傳周語則據為衛彪偃引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

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語句微異惠氏以注引左傳為外傳殆偶不照

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注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

案竟在固前而章懷引固答賓戲文為注特借以證成竟

說非謂竟用固說也文選李注引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竟言憂人之甚意蓋本此

楊厚傳統作家法章句

錢大昭曰即春卿緜裘中先祖所傳祕記也

厚對不合免歸注大將軍鄧騭應輔臣星不

星原誤以據袁嘗改官本不誤

宜蠲法改憲之道。

錢大昭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斗麻改憲。

是夏洛陽大水。

官本大作暴與續志劉注合。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郎顛。〔集解〕通鑑胡注。姓譜。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為氏。

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集解〕惠棟曰。六日七分。其法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坎

冬。離夏。震春。兌秋。卦主一時。每卦六爻。爻主一氣。共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每卦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

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為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百二十分。每卦各得七分。是為

六日七分。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夬。四月旅。師。比。小

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卦氣起中孚。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卿。升遷從三公周而復始。復。臨。泰。大壯。夬。乾。息卦也。姤。遯。否。

觀。消卦也。消息為辟卦。餘為雜卦。四方為方伯之卦。卦氣之說。始于孟喜章句。其後京房。楊雄。谷永。皆依以為說。詳棟所撰易漢學。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是也。時卒。有暴風。宗

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

〔集解〕惠棟曰陶宏景真誥云宗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日有暴風經雷聞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案宗

事詳方術傳注

諸公聞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恥目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

仕顓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

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顓迺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

地見災符所目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目其政變之

則除消之亦除

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禪其子孫

使得血食則災除也

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

思過念咎務消祇悔

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集解〕顧炎武曰祇

訓大非也惠棟曰侯果易注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周壽昌曰韓康伯注云祇大也訓較侯果尤明

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

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爲政本也

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末濁天地

之道其猶鼓籥目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

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囊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伏見往年目來園陵數災

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

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

集解惠棟曰天人應易緯篇名

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

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

集解先謙曰自官本君作居

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

永建六年修太學也

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

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道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渡

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尙書盤庚三篇是也旁在偃師

夏后卑室盡力致美

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又魯人爲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

臣愚目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

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士者地祇

陰性澄靜

集解惠棟曰坤象云安貞月令云晏陰皆澄靜之義

宜目施化之時

集解惠棟曰益象云天施地生虞仲翔易繫辭云坤化成物故漢儒言易皆云天施地化今易訛爲作

敬而勿擾

竊見正月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

〔集解〕惠棟曰漢時以讖緯之書為內學故稱內傳

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

相冒亂也

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愜下為霧也比音庇〔集解〕劉攽曰注云陰得陽蒙當當作覆又陽

字下合有也字

又曰欲德不用

〔集解〕先謙曰官本欲作賢非

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

雨也

〔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云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

易繫辭之文也

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

〔集解〕錢大昕曰鄭康成注稽覽圖云雜

卦九三上六決溫九三上九微溫〔魏正光歷同〕立春之後小過用事九三上六決溫之卦故云火卦惠棟曰謂大過蒙益漸泰也

當溫而寒

〔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之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

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

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

京房作易飛候〔集

解〕惠棟曰飛卦之飛伏也候謂消息十二卦七十二爻主七十二候也

目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

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

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

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

不行夏令則災惡。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長於災祥，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

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集解）錢大昕曰：案注說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耶宗父子世傳六日七分，即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陽嘉二年前

十一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己酉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

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癸酉十二月朔日也。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

酉至庚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己酉至壬寅，六日。又歲前冬至，小餘三十二分之八，即八十分之二十也。則坎卦用事，已後次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來，餘分所積又七十分，故益卦用事，盡癸卯口而尙有贏分也。甲辰

至己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爲月之三日，甲辰至己酉，盡六日，而尙有餘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九日三公卦也。自正月九日至二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于大壯，故顛再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

謂二月也。惠棟曰：案京房易傳云：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自初爻至三爻爲九日。三爲三公，故云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注一爲元士以下乾鑿度文，先謙曰：官本句末有也字。

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尙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三階，下與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

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集解〕劉敞曰注四斗爲豆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爲鍾四當作十

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目此消

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

三公也

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

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網數

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

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

〔集解〕先謙曰謂爲字古通所謂猶所爲也官本作所以

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

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尙書

〔集解〕使就尙書

更對顛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

〔集解〕先謙曰

官本慤作慤

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

重再也

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

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

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

謂前詣闕所上章也

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禱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餽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謗作罪。是。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

陽嘉二年正月。〔集解〕錢大昕曰。納音之法。戊午屬火。於五音爲徵。故以戊午爲徵日。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

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

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朞。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爲善一日。天

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朞。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卽指天子也。〔集解〕錢大昕曰。此易稽覽圖之文也。其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故漢儒謂之中孚傳。先謙曰。官本注明。日作明且。如

是則景雲降集，皆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顛以園陵火災，故引之也。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

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淨，此賢者風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淨，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

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日虛事

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

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

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集解〕惠棟曰：消息，謂泰正月泰卦用事。

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

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

〔集解〕惠棟曰：所謂有貌無實，先謙曰：官本日作實是。

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

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

今年少陽之歲，法

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

戊亥之間為天門也。〔集解〕劉敞曰：案文，戊當作戊。注云：戊亥之間是也。惠棟曰：戊亥乾位，黃帝占云：乾為天門。

今春

當旱夏必有水。臣曰六月七分候之。可知夫災害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日

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

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締

袍革鳥。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絺。足履革鳥。兵木無刃。衣繻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

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集解〕惠棟曰。當在易緯。又太公金匱亦有此語。是故高宗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

己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形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宋景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

景公時。癸惑在心。召子章問焉。子章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于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章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癸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里。星當一年。君延二十

一年矣。癸惑可退三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里作星。可作果。是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癸惑日。去年春分後

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

言熒惑行遲也。〔集解〕洪頤煊曰：律厯志：翼九度至柳三度，相距四十五度，與三統星度不同。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

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文耀鉤云：赤

帝熒惑之神爲熒惑，晉灼漢書注云：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姚察訓纂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

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集解〕惠棟曰：逸禮王度記文也。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今宮人侍御，動目千計，或

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目悟主上，昔武王下車

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目理人倫，目表賢德，故天授目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

多積宮人，目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

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

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曰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

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集解惠棟曰黃帝內經素問文也又荀子曰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

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

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

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顛上傾宜七事在陽嘉二年順帝紀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出天苑即其事也紀書閏月於十二月之後則是閏十二月也以四分術推之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十二月後其月癸酉朔十七日恰得己丑此傳云閏十月者誤也十字蓋衍文或當云閏十二月惠棟曰案本紀及天文志皆云閏月戊子洪頤煊曰十下脫二字也

春秋曰有星孛于大火爲大辰罰

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爲時候故曰大辰集解惠棟曰何休云大火爲心徐彥疏左氏傳心爲大火是也

大火爲大辰罰

又爲大辰

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集解惠棟曰何休云伐爲參伐也大辰與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

北極亦爲大辰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

集解惠棟曰何休云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以上皆公羊傳文

所目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

集解惠棟曰何休

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

凡中宮無節

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北辰中宮

政教亂逆

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大火明堂

威武衰微

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參伐主兵事

則此三星

目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爲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分也。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

氣爲變，發在秋節。

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

臣恐立秋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

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目鎮撫之。

回，易也。

金精之變，責歸上司。

上司，謂司馬也。

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災異，故云謂司馬。

宜目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千戚，建

井旗。

千，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

書，祝辭于玉板也。

於西郊，責

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

于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

考，劾也。

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

立，確定也。時考問延

火者姓名未定也。

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

目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集解）惠棟曰：亦指爻之三。公能其事以驗卦候知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

則白虹貫日，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

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輿

議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

徒。目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集解）先謙曰：官本攘作讓。

七事。臣伏惟漢興，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莽，謂以三莽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

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集解）錢大昕曰：案詩三基者，蓋詩汜歷樞之別名。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其法蓋以三百六十歲為一周，十二辰各三十年，一辰又別為孟仲季各十年。

故下云：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也。惠棟曰：案漢堯母碑，以基為莽。鄭氏注儀禮云：古文莽皆作基。歸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

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集解）惠棟曰：京房易傳云：戌亥，乾本位。荀爽易傳云：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又乾鑿度云：乾漸九月，九月建戌，乾又西北之卦，位在亥，故云：戌亥之間，乾所據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

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

〔集解〕惠棟曰：易雄雌祕歷者，推卦氣陰陽之書也。謂之雄雌者，雄生酉仲，太初是雌生戌仲，太始是二者為氣形之始，易之所由生也。

案詩緯推度災云：陽本為雄，陰本為雌。雌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雌雄俱行三節，雄曰物魂，號曰太表。然則八月酉仲為太初，屬雄。九月戌仲為太始，屬雌。十月亥仲為太素，屬物魂。三氣相接，至于子仲，然後天地分也。推數起亥仲，猶卦氣起中孚。

至復而後一陽生也。顛推漢元以來，起亥仲至戊仲，亥為革命，五際之一也。祕歷備有其義，故引之。今值困乏。〔集解〕惠棟曰：陽嘉元二，正值戊仲。九月建戌，困于消息為九月卦也。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

其困害君子也。

〔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于小人。

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易困卦之辭也。〔集解〕惠棟曰：荀爽云：謂二雖掩陰陷險，猶不失中。

與正陰合，故道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

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于道也。〔集解〕惠棟曰：易緯以困九二為文王故云。

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屣。

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卽位之

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目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

〔集解〕惠棟曰：戌季也。

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

漢法肉刑三，謂鯨也，劓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鯨者髡，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趾者，笞五百也。

至今適三百載。

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

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

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

〔集解〕惠棟曰：韓詩云：宋襄公去奢卽儉。

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集解〕惠棟曰。際會

謂卯酉午戌亥陰陽終始際會。惠上奇曰。卯酉爲革政。午戌亥爲革命。是爲五際。言變革際會之間。

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

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目致災。或改舊目除

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目實對。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

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非民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

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

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

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

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

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

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

北斗魁星。第三爲機。

第五爲衡於天文爲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尙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屬納元氣運乎四時出納王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乎作平

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

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尙書專掌選也

臣誠愚憊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

歷改憲

春秋保乾圖曰陽起于一天帝爲北辰氣成于三目立五神三五展轉機目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集解〕劉敞曰案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

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

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

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

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

夏改青服絳者也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

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

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目先

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目除災變

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目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

目答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固

〔集解〕黃山曰或疑瓊傳無爲光祿大夫及中退事固自由對策拜官均不含有顛薦今案傳載瓊永建二年遷尙書令出爲魏郡太守據瓊孫瓊傳瓊初爲魏郡太守在桓

帝建和元年上距順帝永建三年凡十八年則非即以帝出守可知蓋必嘗於陽嘉元年以前再遷光祿大夫因事引退范書略之耳
國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建議即服紀京師地震在是年四月洛陽地陷在是年六月而顛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則薦
尚在二月均之無可致疑也
並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于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

合聖德人賤言廢當受誅罰
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
怪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
易曰黃帝刳木爲舟

刻木聘賢選佐將目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
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
文武創德

周召作輔是目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
宣王是賴目致雍熙陛下踐祚目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

三公九卿也
是目災害屢臻四國未寧
四方之國
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目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

翬而後集
論語色斯舉矣翬而後集
爵目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

來無所樂進無所趨
無賞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賞罰作爵賞是
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目承天下目爲人不

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

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

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

〔集解〕惠棟曰。詩緯含神霧云。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云。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辰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

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豈可不剛健篤實。

〔集解〕惠棟曰。易大畜象。文漢儒以剛健篤實為句。

矜矜慄慄。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

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

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

而執玉也。

又果于從政。明達變復。

言明于變異消復之術也。〔集解〕惠棟曰。注見傳。

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

目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

善人為國。三年迺立。

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

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目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

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常，間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

爲人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漢孔圖云：宮商爲姓，謂吹律定姓也。注緣傳佐臣而誤從佐也。

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目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

目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子奇釋齒，化阿有聲。

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

六化見說苑。

若還瓊微，固任目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

百姓所歸，藏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歎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

宜四事，附奏於左。

〔集解〕惠棟曰：漢時言事附奏左帷，顛薦瓊、固，復以便宜四事附奏左帷也。一云左方也。傳讀爲敷。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

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

禮記：正月迎春于東郊，還，酌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集解〕惠棟曰：寬大之澤，卽寬大之詔。

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

五緯，五星。〔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云：和栗，氣和。

而嚴正。天官書：日月五星順入軌道。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

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

自立春日來。累經

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

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

陛下倦於萬機。

〔集解〕蘇輿曰：豈獨猶豈也。襄楷傳：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水經河水注引楷疏云：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語意並同。

帷幄之政有所闕歟。

帷幄謂謀謨之臣也。

何天戒之

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日獲斷金之利。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臣之所陳。輒日太陽

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

思。

二事。孔子曰：蠱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

〔集解〕惠棟曰：案卦氣圖。大壯。解。皆二月卦。大壯。辟卦也。解。三公卦也。雷乘乾曰。大壯。大壯用事當雷反潛。君弱臣彊之微也。

今

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蠱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

周書時訓曰：春分之

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集解》惠棟曰：大壯六爻，爻主一日，故六日。郎顛集，顛上書曰：雷二月出地，百入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象也。棟案：雷出爲豫，雷入爲隨。隨，八月卦也。豫，喜也。《集解》惠棟曰：案卦氣圖，豫外卦屬春分二月卦也。

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爲地，震爲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集解》先謙曰：《集解》先謙曰：辟陰除害，萬物須電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也。豫，盛也。豫，盛也。

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勃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集解》先謙曰：《集解》先謙曰：官本芽作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電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也。豫，盛也。

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蠱，日動之，雨，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蠱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蠱不蠱，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

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辭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蠱者，號令，其

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蠱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

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蠱聲迺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

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集解〕惠棟曰徐彥公羊疏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孝經鉤命決曰

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爲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集解〕惠棟曰前書藝文志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也天文志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沈約云

伏生創記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衍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交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

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相賊也。此目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

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爲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集解〕劉敞曰案前書中夫當作中夫。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

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

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

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

靈曰：春旱，以甲乙日爲皆龍，一長八尺，居中，爲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殿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徒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

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

可請降，水可攘止。〔集解〕先謙曰：官本攘作禳。則歲無隔并。〔集解〕惠棟曰：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

立春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

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

號令，天之威怒，皆所目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曠。二穀不

升謂之飢。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

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目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

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即去。

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

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

寇隴右

陽嘉二年七月種羌寇隴西

皆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

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目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

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集解錢大昕曰隰當作濕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他合反即濕水也班志作濕陰案說文濟濕字

本作濕隰省作濕燥濕字本作溼後世借濕為燥溼字而以濕為水名不知濕為溼之譌也其正作濕者多與隰相亂左氏哀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縣陸德明誤音習惠棟曰孫惟云襄姓魯莊公子襄仲之後子孫以譌為氏後漢有襄楷

好學博古

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

臣聞皇天不言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

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

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

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集解惠棟

曰續漢志云五月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軌亦道也言不以常道為軌注

其間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

集解惠棟曰續志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也

震動中耀中耀

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集解〕惠棟曰：詩含神霧云：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之類，是也。而金火罰星揚

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

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切謂迫近也。〔集解〕惠棟曰：續志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也。先謙曰：官本法謂作爲。歲爲木

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

十餘日，而鄧皇后誅。〔集解〕惠棟曰：續志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也。其多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

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集解〕惠棟曰：元年當作七年。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

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日來，連有霜雹，及

大雨雹。〔集解〕何焯曰：雷下有脫誤。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

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爲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感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

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恃榮貴，不畏法網。璿與功曹岑暉、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璿詣廷尉，下獄死。璿音贊。（集解）惠棟曰：璿一作贊。古字通。車騎將軍馮緄碑，璿作晉。古字通。注收其魁帥。案陳蕃傳，乃小黃門趙津也。

而陛下受

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璿等不見採察。

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璿等，帝不納。

而嚴被譴讓。

（集解）惠棟曰：陳蕃傳，帝

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自

陛下即位，目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

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

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

當諱。杜衆乞死，諒目感悟聖朝。

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

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

冤。漢興，目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目重人

命也。頃數十歲，目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

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景紀後元年詔云：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周禮：訝士，有治于

士者，造焉。鄭康成云：如今郡國亦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此請讞之義也。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

淫厲疾疫，自此而起。

淫，過也。左傳曰：陰淫，災疾，陽淫，熱疾。

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

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

武次宮殿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

今宮女數千未開慶育宜修德省刑。昌廣蠡斯之祚。

詩國風序曰蠡斯。妃子孫奕多也。言若蠡斯不妒忌則子孫奕多也。注

云蠡斯蝨婦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蝨婦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目喻焉。祚福也。

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延熹七年也。袁山松

書曰長可百餘丈。

扶風有星隕有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目為符瑞。

大人天子

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于清河。黃龍負圖出水。

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

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

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贖汝瀟池。君子之咸陽。

過瀟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叩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始王逃之。死於沙丘。

史記曰。始王崩于沙丘。平糞。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集解先謙曰。官本

王並作皇。

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

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

後漢誅莽。

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集解惠棟曰。前書五行志成。

帝永始二年。星隕谷永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紀綱廢頓。下將畔去。故星畔而隕。以見其象。稽蓋用永語也。

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

楚所執。

左傳魯僖公十六年隕石子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子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秦之亡也石隕東部。

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集解〕劉敞曰注盡取石傍舍誅之案史記作石傍居人舍字誤。

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

桓帝延熹七年隕石子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延熹七年

三月癸亥隕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目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

建熹五年太學

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八年四月濟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臣目爲河者諸侯位也。

孝經援神契曰五獄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

清者屬

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

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

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目爲異也。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集解〕劉敞曰注何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先謙曰水經河水注引續漢書皆疏曰春秋記注未有河清而

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爲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文徵異。

臣前上琅邪宮

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

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集解〕惠棟曰葛洪神仙傳云宮崇者琅邪人也其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

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練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此書多論陰陽否泰災責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善用之以長生此其旨也

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

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

布穀一名戴紕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經音女林反

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

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

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目久守執法亦爲此也

德星歲星也

陛

下宣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瓚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闕

比年日食於正朔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集解)沈字曰案紀志延熹八年日食並在正月晦日逢丙申不在正朔且法亦無兩年正朔俱逢辛之理注蓋有意傳合正文故遷就其說但稽云比年日食正朔當

得其實而紀志俱不符不可解錢大昕曰案本紀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九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五行志亦同惟九年作辛卯朔當以辛卯爲正兩食雖有晦朔之異而並在正月故稽言比年日食正朔此無足疑

三光不明五緯

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

不行故國曆不興

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三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

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集解。惠棟曰。洪邁云。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

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虜。故周衰。諸侯目力征相尙。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

於其時。

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潘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曄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集解。惠棟曰。王褒洞簫賦云。桀。跖。鬻。博。李善云。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

博也。陸機。夏博贊云。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額。奮椎。育博並舉。疑申休即申博也。

殷紂好色。妲己是出。

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爲妾。當與沈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葉公好龍。真

龍游廷。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

今黃門常侍。

天刑之人。

集解。惠棟曰。天刑見莊子。猶言天疾。天關也。胡三省謂人受蕭厲之刑。得罪于天非也。

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

集解。先謙曰。官本係作繼。

豈不爲此。

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

今迺反處常伯。

之位實非天意。

常伯待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此道清

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

狄爲浮屠。

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爲浮屠之化。〔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聞字。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集解〕王補曰。王厚齋云。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議論。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天神遣目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

四十

經。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其字。

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媵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

下之味。

〔集解〕惠棟曰。單與禪同。

奈何欲如黃老乎。

〔集解〕王補曰。通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

書上。卽召

詔尚書開狀。

〔集解〕劉攽曰。案文詔當作證。

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

〔集解〕先謙曰。官本臣作宦。

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

之耳。

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竇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

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

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

〔集解〕通鑑胡注承張澤闡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順麾左右執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

戰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諭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

車文帝生景帝謂上于吉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神書也造合私意其後昌盛也

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曰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寢論

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

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其有羽潭水潯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琊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介道首

縹也且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迺丹寄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

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誦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子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柏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

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集解〕王鳴盛曰吳志策傳裴注亦引此而云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吉是時已百年策死在建安五年之四月大約距殺吉時不久先謙曰官本注生仁

作主仁天
上無上字

其言曰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

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

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爲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藏

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卽位目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至禮

請〔集解〕先謙曰官本下至作致是

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目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集解〕何焯曰九州春秋云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云天文不

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此楷後事而傳不載洪頤煊曰袁宏紀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錄學道寢微處士荀爽陳紀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濟貧隱約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李楷疑卽襄楷之譌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

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

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旣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自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

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目專心焉

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寧穀梁傳曰左氏黷而富其敝也巫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

類微不至。

蘇竟飛書。清我舊陰。

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

襄、郎災戒。實由政淫。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下校補

郎顛傳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至消之亦除注鄭玄注曰宜本曰

災火並作災官本作炎今案左傳云凡火人火

曰火天火曰災就並作言作災爲長

易內傳曰集解惠棟曰漢時目識緯之書爲內學故稱內傳案惠氏此說應移置

上文易內傳曰下

欲德不用集解先謙曰官本欲作賢非楊樹達曰欲德不用茲謂張

見前書五行志闕本亦誤

是故魯僖遭旱至休繕治之官注方今天旱官本天

作大

無寬之日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日作實是錢大昭曰闕

本日作實

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注戊亥之間爲天門也戊原作戊據錢集解劉敞曰案文戊當作戊注云戊亥之間

校改官本不誤

是也今案正文戊己之戊不容改戊當仍因注文戊亥誤作戊亥故刊正之而說

有脫誤蓋本云案注文戊當作戊下文神在天門宋均注云戊亥之間是也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注。天官書曰。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西有官本注。作四方誤。

目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注。山陵崩絕。川谷不流。案注原作陵崩川絕。山谷不流。據韓詩外傳改。官本與韓詩外傳合。柳從辰曰。今韓詩外傳絕作竭。

詩云。赫赫王命。官本云。作曰。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注。順否謂藏否。謂善惡也。官本注。上謂作猶。與毛詩鄭箋合。

其咎如此。官本如。作由。

耽道樂術。官本作耽。樂道術。被褐懷寶注。子曰。國無道。原作國無國。據家語正。官本不誤。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注。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官本注。演孔二字誤倒。

孔子曰。蠹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錢大昭曰。稽覽圖云。太陽一二以上自雷。雷聲君弱臣彊。雷從解起。鄭注。太陽謂一月大壯。一二者。陽爻在上。雷聲盛聞于人。得自雷其卦中消息。

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錢大昭曰。稽覽圖云。當雷不雷。太陽弱。不當雷而雷。太陽弱。鄭注。春分之後。當雷不雷。君弱子道德也。秋分之後。不當雷而雷。此君弱于度。誅罰不行。邪臣跋扈于下。陽氣放洩。則雷冬

行。亂冬。傷陽也。

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錢大昭曰稽覽圖云陽無德則旱害物陰僭陽亦旱害物觀其政以別之。

暴龍移市注禮記。至見檀弓篇。官本無篇字今案注上文明言禮記則下文不必更言見檀弓疑末句本後人妄增。

襄楷傳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探察注時太尉陳蕃。至帝不納。錢大昭曰注本陳蕃傳其說誤也說詳蕃傳。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錢大昭曰續天文志九年六月壬戌太白入輿鬼。

係嗣未兆集解官本係作繼。今案係繼古通作已見前通鑑亦作係嗣。

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集解通鑑胡注承旨謂承宦官風指也。

案接詔下有司處正言承旨自係承帝意旨通鑑省去上文四十餘字故胡氏

誤爲之說耳。

其言日陰陽五行爲家注四時失陰陽。官本四時上多五行二字。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河南人與此異

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分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集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疏至此周壽昌曰云族乃一時官刑

未必盡殄其苗裔解當時豪俠或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疏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先謙曰官本注分作翁

武帝時目任俠聞父焚

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

王莽改太守為大尹(集解)洪頤煊

曰前書地理志上谷郡莽曰朝調耿弇傳父況為朝調連率此稱上谷誤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眾

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

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目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冠賊充斥

杜預注左傳曰：充斥，見也。

佞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佞

整勒士馬，設功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

九年，徵拜潁川太守。

〔集解〕惠棟曰：趙岐三輔決錄云：茂陵郭佞為潁川，化如時雨。

召見辭謁。

因辭而謁見也。

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

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

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集解〕惠棟曰：陸德明云：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

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

耳，深宜慎之。佞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集解〕先謙曰：注見馮異傳。

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佞降。

悉遣歸附農。

〔集解〕通鑑胡注：附農，附于農籍也。

因自劾專命。

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目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佞威信，遠自

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駱驛，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曰：「盧芳據北土，迺調佞為并

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佞因言：「選補衆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佞言及之。

帝納之。佞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

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二引續漢書云分錄以養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集解〕王補曰史通暗惑云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令傳檄官方蓋亦事同大夏訪

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擊戲而乘如何克辦然史記趙世家毋郵剖竹得朱書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

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

〔集解〕劉敞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先謙曰類聚五十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引續漢書並無當字劉說是也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伋念負諸童兒遠猶負也伋念先期而入是為負信于諸兒蔣杲云違當作違非也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曰

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集解〕洪頤煊曰鄭興傳建武六年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

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則公卿之舉伋為大司空當在九年以前迄今十一年而尚未定

遂謀脅芳降伋芳迺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

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目充其家。假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

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目狀聞。世祖

召見。賜目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為。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集解〕惠棟曰。說文。棨。傳信也。復使之

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集解〕先謙曰。注見鄧禹傳。聞賊規欲北度。〔集解〕惠棟曰。規當作河。淮南子云。心知規。高誘云。規。謀也。言賊欲謀北渡河也。

迺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皋令。成皋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集解〕先謙曰。在今開封府汜水縣。

西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

平。目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鑿。古字通用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老禮云。鑿字諸本。

皆誤作榮。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

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

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目無勞。不安久居大郡。

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

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恐臣武猛之

將雖勤。亦未得解甲囊弓也。囊。韜也。音高。詩曰。載囊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

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

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

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集解。惠棟曰。注見劉陶傳。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

則將帥自厲。壘。軍壁也。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

已安。各重性命。大臣目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目勸也。陛下誠宜虛歛數郡。目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

〔集解〕惠棟曰。李奇云。乘守也。章昭云。乘登也。

不辭其

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

目史吏一介之才。

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集解〕惠棟曰。介。古賀反。周壽昌曰。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歆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云。介。纖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唐王勃滕王閣序。

一介。書生。即此。似不宜引一介臣。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

〔集解〕劉敞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爲牧養也。

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懼。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

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

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

〔集解〕先謙曰。疏。薦伏湛。見湛傳。

數進知名

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尙簡。但目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

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目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目明著國命。斂持威

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集解〕惠棟曰。鄒康成周禮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聞

者發兵。但用璽書。或目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目爲軍旅尙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

慎。可立虎符。目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目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

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弟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

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

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爲公子

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

見史記也。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

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

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賻絹七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

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己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詁訓序云。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子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謬道矣。由是

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先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謙曰。官本注也。作矣。

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七年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

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百買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

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妻子

欲食但葱韭。陶潛云。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雖繼。能致儉以全其義者。鮮矣。蘇與曰。菜茹平列。史記公儀子相魯。食茹而美。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王莽傳。雖生菜茹而人不食。顏注並云。茹所食之菜。所疑可。初學記引東觀記。趙孝夫婦先食菜茹。令弟妻同食飯。據此。知茹不專訓食。章懷注非。馬融廣成頌。芳茹甘茶。章懷注。茹菜也不誤。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

目為身處脂膏。不能目自潤。集解惠棟曰。周易屯之九五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君吝則凶。臣吝則吉。奮守姑臧。賜爵關內侯。爵祿可謂

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君吝則凶。臣吝則吉。奮守姑臧。賜爵關內侯。爵祿可謂

厚矣。而猶儉約益苦。東觀記所云。置脂膏中。亦不能日潤。然爲人臣義當如是。此謂小貞吉也。〔集解〕劉放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 奮旣立節。治貴仁平。〔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

奮以仁義爲治抑強扶弱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目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集解〕汪文臺曰。類聚五十續漢書云。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書鈔七十八同。

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穀。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

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目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

已。一無所受。旣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集解〕惠棟曰。茂。黨族人。見西南夷傳。夜功府舍。殘殺郡守。賊畏

奮追急。迺執其妻子。〔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妻時在郡。欲目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

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人。〔集解〕惠棟曰。武都卽白馬氏之地。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奮迺率厲鍾

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子。目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

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

政明斷甄善疾非也。

甄明也。

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

(集解) 惠棟曰

東觀記奮薦於骨月弟奇在洛陽為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杜甫詩分減及池魚二字本此人以爲出華嚴經非也)

奮目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

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

刪定其義也(集解) 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詰訓序云先生名奇字子異襄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雅好孺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

者集爲義詰發伏闕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祗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

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

諸儒號曰聖童

(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治梁邱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

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

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

(解集) 通鑑胡注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先謙曰東觀記云堪守蜀郡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爲篋渡水遂免難

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

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集解〕惠棟曰：袁安紀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

日糧而轉輸不至，必為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之，與傳異。 迺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集解〕先謙曰：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

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集解〕惠棟曰：袁安紀。府藏珍寶皆有簿券。 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 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

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

用。匈奴嘗目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目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

目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集解〕通鑑胡注：蠶月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特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無兩岐者，故以為瑞。 張君為政，樂不

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集解〕惠棟曰：袁安紀為明帝事，與此異。 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

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目惠下。〔集解〕惠棟曰：漢東觀記作其屬下句讀。 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

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集解〕惠棟曰：前書食貨志云：晁錯云：珠玉金銀，其為物輕微，易藏在子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 而堪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良猶甚也。

拜顯為魚復長。

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上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為漁陽

也。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張堪子，故令范遷，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是則稱堪者不

獨樊顯也。李善字次孫，見獨行傳。范遷字公閭，永平中為司徒，詔云：故令范遷，疑有誤也。蘇輿曰：虞延於永平八年代范遷為司徒，見延傳。蓋遷初為令，後至司徒也。故字統生，死言之如楊震傳。故太尉震陰興傳：永平詔稱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此謂物故者也。春秋繁露郊事對：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東相董仲舒。張楷傳：順帝詔云：故長陵令張楷，班固傳：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伏湛傳：杜詩奏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廉范傳：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鄭玄傳：應劭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此類甚多，不備舉。〕並屬生者為言，詔詞故令非誤。先謙曰：我朝文書生者稱前任，死者稱原任，較有分別。

廉范

〔集解〕惠棟曰：陶潛孝傳作範，古字通。

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自苦陘徙焉。

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

名漢昌。

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

〔集解〕惠棟曰：見劉輔傳。百官公卿表云：褒字子上。

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

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

王莽改益州為庸部。

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謂巴蜀也。

西州平。

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

蜀

郡太守張穆。舟之故吏。迺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集解〕先謙曰。在今保寧府昭化縣。

南。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集解〕惠棟曰。水經注。管壽水有津關。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沈處。衆傷其義。鉤求得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衆相與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管壽水有津關。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沈處。

袁宏紀。衆相與

共鉤求。一日乃得。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穆持筒中布數

共抱懸良久乃蘇。不忍行也。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途不受。歸葬。服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

〔集解〕先謙曰：宜本致作至。

葬畢迺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

誅楚王英謀反也

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目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

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目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

師資之情罪當萬坐

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

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

貫，敍也。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

為雲中太守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為溫令數月遷雲中太守

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

〔集解〕劉敞曰：案文上人當作入

移書

傍郡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

吏欲傳檄求救

〔集解〕惠棟曰：王劭案春秋後語云文二尺檄許慎云檄尺二書

范不聽自率士

卒拒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

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

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粵食早起食
於賤孽中也
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
麟藉也藉相蹈藉也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

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
〔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五華嶠書云范爲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吏武下原字未知是否
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尙文

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目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目防火災而

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

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百姓皆喜坐法免歸鄉里
在蜀數年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

〔集解〕惠棟曰楊終傳范爲州所考遣終兄郡吏鳳候終終爲游說坐徙北地
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目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

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

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迺緣縱訪之
〔集解〕王會汾曰臨本作緣縱謂縱馬任其所之隨後訪之也諸本或作蹤則上下文義不貫從臨本義長惠棟曰縱當作蹤古字通續漢書作沿路先謙曰官本

縱作
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猶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目爲然即牽馬造

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自此為讖。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洛陽亭長。為

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

〔集解〕惠棟曰：干寶搜神記：何敞，吳郡人，少好道義。

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鴻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追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皆不就，卒于家。

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目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目信意而感

物矣。〔信音伸〕若夫高祖之召欒布

〔欒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

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目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

明帝之引廉范，加怒目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

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言。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

〔集解〕先謙曰：郫縣在今潼州府三壘縣南。

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舉之，為茂才也。

遷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

東阿縣東。〔集解〕先謙曰：今泰安府東阿縣注。

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永初三年，梁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動巴中。

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

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廡即上庸縣也。故城

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初臨郡。進賢達士舉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名儒陳髦俊士張璠皆至。大位先謙曰：上庸縣在今鄖陽府竹山縣東南。

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

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帝舅車騎將軍。顯大將軍竇憲中常侍江京等屬託輒拒之。

掾史同諫之。

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目死守之。

阿曲也。

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譖奏堂者。會帝崩。京

等悉誅。堂目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

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

復拜魯相。政

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

〔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職字應照宋本作識。

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

主簿。應嗣。

〔集解〕惠棟曰：鍾旣良吏傳：堂爲汝南太守。屬城多闕弱。堂簡選四部都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

庶循名責實。

〔集解〕惠棟曰：語見憤子。

察言觀効焉。自是委

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尙書令袁湯。目求屬不行。竝恨之。後廬江賊迸入

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

棺目葬。子樾，清行不仕。〔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長子博，少子稚，稚字叔起，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及授二千石，徵以太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行，謚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亡。曾孫

商，益州牧。劉焉目為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博子遵，遵子商，字文表，博學多聞。州牧劉璋辟為治中，試守蜀郡太守。商勸璋攬奇援，雋甚，善匡救，薦致名士，皆至州右職。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字孺父，京兆茂陵人。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奇擊匈奴，封平陵侯。申子武，最知名也。

〔集解〕洪亮吉曰：案著八世祖建，則明非蘇武後矣。注引申子武，最知名，贅說。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

酒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集解〕惠棟曰：蘇氏為扶風著姓，故云大人。如岑彭稱韓馥為南陽大

人是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集解〕劉放曰：案竇固自為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為當作從。封中陵鄉侯，官至

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一，引謝承書：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八十里濶口社。時歲飢，輒開倉廩，活

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爲設酒肴。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案

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

陳平王之好甚歡。

〔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生是。

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集解〕通鑑胡注謂章必能覆蓋其惡也。

章曰。

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

肅。換爲并州刺史。目折折權豪忤旨。坐免。

〔集解〕先謙曰。官本上折作摧是。

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

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

其勢。援莫敢糾問。

〔集解〕先謙曰。官本純作糾。

及謙至部。案得其藏。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

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父因刑

其尸。目報昔怨。

〔集解〕先謙曰。官本父作又是。

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

曰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

迺藏母於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

遂變名姓，盡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廩，芻粟藏，音工外。

反垣，牆也。〔集解〕惠棟曰：大司農寺也。

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

牀下，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迺布棘於室，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

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日

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

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

〔集解〕先謙曰：官本嘔作歐，同。

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

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

〔集解〕惠棟曰：公羊傳論伍員云：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推公羊之義，以不韋復讎合于古義。 太

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捍之衆，

〔集解〕先謙曰：官本捍作悍，是。 雪怨舊郢。

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目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目毒生者。毒苦也。使鬻懷忿。結不得其命。獨假手神靈。目斃之。

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目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大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鬻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目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旣積憤於奐。因發怒。迺追咎不韋前報鬻事。目爲鬻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目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卽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目是衰破。又段熲爲楊球所誅。

〔集解〕先謙曰。官本楊作陽。王會汾云。案段熲事具載陽球本傳。諸本並誤作楊。今改正。又官本作及是。

天下目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

〔集解〕洪亮吉曰平陽縣中興時書

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

〔集解〕惠棟曰一作殺

安帝時司隸

校尉

〔集解〕惠棟曰安帝時河南尹缺公卿皆舉鄧豹李郃獨薦殺見郃別傳

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目忠臣子孫拜郎中

〔集解〕先謙曰忠臣即中臣忠中通作見趙典傳

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

太守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二十一引謝承書云為廬江太守以清率下半月一炊惟臥一幅布幘幘穿敗糊紙以補之御覽四百二十五六百九十九同書鈔三十八引幘作襦又云瓦器盛漿

後揚州黃巾賊攻舒

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目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

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

安風縣屬廬江郡

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

民

原免也

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

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探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

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竝詣續降

續爲上言宥其枝附。

〔集解〕惠棟曰枝黨及附賊者也。

賊既清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

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

百姓歡服。時權豪

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六十九。謝承書云。續爲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裳不下膝。彈琴出肘。八百五十五引云。續鼓共一壺。書鈔百四

十六

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目杜其意。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御覽四百二十五。九

百三十六。謝承書云。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爲意。而懸之子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續妻

〔集解〕惠棟曰。羊氏家傳云。續妻。嬰濟北星重女。案星。姓惟見此。

後與

子祕俱往郡舍。

〔集解〕先謙曰。官本往作詣。

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

說文曰。祗

調。短衣也。廣雅云。卽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調音丁勞反。

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目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目續爲太尉。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漢書云。太尉劉虞讓位於續。

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

〔集解〕何焯曰。東疑作西。先謙曰。書鈔四十。謝承書。類聚六十七。書鈔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三。袁山松書。並作東園。

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

騶。騎也。

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緇袍目示之。

緇。故

絮也。〔集解〕惠棟曰。范泰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者。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興祖。

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目此故不登公位。而徵

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財遺。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引謝承書云。病困。謂子秘曰。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勿受郡送也。

舊典二千石卒。官贖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曰。府贖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

聊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

〔集解〕劉敞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先謙曰。劉說是京縣。在今開封府。

滎陽縣東南二十一里。

有政理迹。舊交阯士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

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

鳥形似鶻。翮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

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

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

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

自活。

〔集解〕劉敞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

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

〔集解〕先謙曰。官本

役作

朱斬。是神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集解〕通鑑胡注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反。

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囚之。

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目琮爲冀州刺史。

〔集解〕惠棟曰。案蜀志。太常劉焉觀靈帝政治衰缺。

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剖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注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云云。而靈帝紀于中平五年亦云。是歲改刺史。新置牧。則琮時爲冀州牧。不當仍稱刺史矣。

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今刺史行部。號傳車。魏志云。漢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續志。大使車立乘。駕驪赤帷。持節

者重導。

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目自掩塞乎。迺命御

者。襄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

〔集解〕惠棟曰。世系。變字叔明。

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目義烈。

稱。〔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康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

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今天

津府鹽山縣。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

〔集解〕惠棟曰：崔豹古今注云：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

目備不虞。

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目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

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

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目寧天下。

除煩就約，目崇簡易。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

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輿制

非一，勞割自下，目從苟欲。

勞苦割剝於下人也。

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

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

〔集解〕惠棟曰：左傳文。

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螽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

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螽，蠹子也。公牛傳：冬，螽生。此言螽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左傳曰：李孫欲

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集解〕王會汾曰：注以字監本作益。案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正。豈有聚奪民物，日營無用之銅人。

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

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

改敝從善，目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目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

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

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尙爲郎中。獻帝卽位，天

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

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目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

〔集解〕惠棟曰：吳志策昔曰吳志策昔。

會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

〔集解〕惠棟曰：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

以洗浴也。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

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

墮地者也。有名稱。

續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倂牧湖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

〔集解〕官本考證曰。守字。監本作定。從宋本改正。蘇輿曰。南楚謂南陽。南陽屬荊州。春秋演孔圖。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謂光武起南陽也。鄭興傳。與說更始。

曰。陛下起自荆楚。更始亦起南陽。故云。

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

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朋也。〔集解〕何焯曰。得朋。謂與慶鴻為刎頸交。

也。注誤。

堂任良肱。

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

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軻。

軻。兵車也。音彭。協韻音尊。膝反。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一 校補

郭伋傳省朔方刺史屬并州。

錢大昭曰武帝置刺史十三人成帝更為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經王莽變革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傳云朔方刺史諛也當從本紀作朔方牧觀

下文云迺調伋為并州牧。

則是時安得有刺史耶。

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錢大昭曰闕本馬下有于字案官本馬下亦有於字。

伋謂別駕從事。

錢大昭曰刺史行部則別駕從事奉引錄衆事今名雖為牧職仍刺史故其制同。

杜詩傳字君公。

君公東觀記同官本作公君誤倒。

聞賊規欲北度集解惠棟曰規當作規。

至謀也。

案國策齊無天下之規。章法、規、謀也。晉書石勒記載張賓曰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即密謀也。禮儒行其規為有如此者孔疏釋

為規度所為之事規與度皆器名引伸皆有謀義。

猶籌算字也。本書謀皆作規不必如惠說改字。

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注今激水以鼓之也。

今兩漢博聞引同官本作令案魏志韓暨為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利益三倍知暨法亦本於詩耳。

水排即水碓。章懷以蠶齋以吹炭爲言。蓋著排名所由起。而其法本自治人發明。今用水激則有異也。

排當作櫜。古字通用也。

錢大昭曰。排古字櫜俗字。

孔奮傳。市日四合。注。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百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官本朝時上有朝市二字。夕時上有夕市二字。與今周禮文合。

張堪傳。麥穗兩岐。集解。通鑑胡注。至。故以爲瑞。錢大昭曰。通鑑穗作秀。

足富十世。富。袁紀同。官本作當非。

拜顯爲魚復長。注。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柳從辰曰。唐地理志。貞觀二十三年。改人復爲奉節。此不得仍稱人復。案章懷作注於釋地多承用隋代舊名。所見已多。

蓋新更之名。尙無圖經可據。其相助爲理者。仍爲隋時學者沿襲用之。未及改正。不足爲異也。

廉范傳。不禁火。民安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作厝。案今案珍本東觀記。作作堵。作厝堵三字。皆與火袴通協。承上夜作言。以作爲長。

平生無襦今五袴。侯康曰。華陽國志。作來時。長單衣。去時重五袴。

王堂傳遷穀城令

錢大昭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則稱穀城長蓋縣之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豈可爲權寵阿意目死守之注阿曲也

官本注在阿意下

曾孫商益州牧劉焉目爲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至皆至州右職

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劉璋辟

商爲治中從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敍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異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案此與華陽國志說合是商爲蜀郡太守實不在焉時

蘇章傳目折折權豪忤旨坐免集解先謙曰官本上折作摧是

錢大昭曰上折闕本南監本作摧

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

錢大昭曰何休稱名而郭泰稱字蔚宗避家諱

羊續傳太山平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曰平陽縣中興時省

錢大昭曰續志泰山郡無平陽前志泰山郡有東平陽案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杜注今泰山有平陽縣梁履純曰魯

有兩平陽此東平陽也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蓋據一統志新泰縣西北有平陽故城也前志泰山郡之平陽別之曰東知相承已久晉武泰始中改爲新泰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東平陽漢舊縣中興後省魏復立晉書羊祜傳以泰山郡平陽等五縣爲

南城郡是東平陽亦可止稱平陽杜

注春秋時仍稱平陽則尙未改新泰

祖父侵集解惠棟曰一作禋

侯康曰一作浸鄧鷺傳推進天下賢士何黜殺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即其人也御覽二百五十二引李郃別傳亦作浸案官本鄧鷺傳仍作禋

後安風賊戴風作亂注安風縣屬廬江郡

安風續志爲侯國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并見李憲傳集解

舉緼袍以示之集解惠棟曰

至

天下清苦羊興祖

興原譌續據本傳正侯康曰惠引出御覽六百九十三然續字與祖非字續祖三君八俊錄又云天下清苦羊嗣祖則以此事屬之

羊陟疑古今善言誤也案惠引御覽作續祖未加辨正蓋偶有不照

賈琮傳東郡聊城人也注聊城今博州縣

今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

至

赤帷持節者重導

錢大昭曰詩淇水湯漸車帷裳注帷裳童容也其上有畫四方旁垂而下謂之禮顯宗賜荊州刺史郭賀三公之服敕行部

去轡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明當時刺史之車皆有之

迺命御者褰之

案刺史車帷非奉敕書不敢去故但褰之

陸康傳除高成令注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今天津府鹽山縣東北三十里

謹案續志勃海郡有高城侯國無高

成縣。然葉錕傳。巴肅。勃海高城人也。注云。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
鹽山縣南。似高成固。卽高城矣。改縣爲侯國。續志盜就其後言之。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宏子廡 族曾孫準 識弟興

後漢書三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養縣也(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昔仲山甫亦姓樊諡

穆仲封于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傾子續漢書云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

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

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

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陂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

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起廬

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凡作凡

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牧放魚羸梨棗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費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齋送甚至先謙曰不可言上疑脫文

嘗欲作器物先種梓

漆時人嗤之。然積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費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目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

債音測界反。《集解》先謙曰：官本債並作責。

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

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

升。

《集解》先謙曰：官本譬作辟。考證云：辟字一本作譬。注曉喻也。

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目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

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目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

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集解）洪亮吉曰案此縣亦中興時省先謙曰今大名府長垣縣北。

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

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

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謝水出謝城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是也世祖封丹為射陽侯即其國是射字本作謝無由與臨淮之射陽縣混注所引不知何本且既云非臨淮之射陽又注云縣在射水之陽亦誤惠棟曰樊毅碑云謝陽之孫古謝字作射注誤先謙曰注泚亦誤泚一統志河南汝甯府古蹟云謝城在羅山縣西北三十里淮河之南澗河東北相傳古申伯所都蓋即射陽。

兄子尋玄鄉侯族兄

忠更父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從子冲更父侯顧炎武云更父即充父也。

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

爵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

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迺起。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滿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

關上以是尤重之。帝聞之常勅驍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

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

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

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目為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

臧。〔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各自一延道。通鑑胡注。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臧。自宏始。帝善其令。目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目彰

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目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集解〕王補曰。建光十八年。帝追謚重為敬侯。及二十七年。宏卒。謚曰恭侯。范書甚明。而通鑑胡注。宏。帝舅也。

謚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大誤。贈目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

俗名平望臺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安帝紀。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

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衆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集解〕劉攽曰。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善食人者。若迺樊重之折契

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目用天道。〔集解〕惠棟曰。孝經文。實廩目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目

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問音古。竟反。

儻字長魚。〔集解〕劉放曰：樊儻字長魚。案儻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儻字。儻即魚名。可爲字也。又案儻弟名鮪。知作儻無疑。惠棟曰：莊子儻魚之儻亦作儻。徐邈音條。李軌音由。則知儻儻古字通也。郭顯卿字指曰：儻煥。電光也。又春秋傳：公子取季隗。

生伯儻。陸德明云：儻直由反。本又作儻。音同。周壽昌曰：東觀記作儻。不作儻。

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儻事母至孝。母病。儻晝夜匍匐不離左右。至爲吮臍。

及母卒。哀思

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

禁網尙闊。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目儻外戚。爭遣致之。而儻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

子弟多見收捕。儻目不豫得免。帝崩。儻爲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

郊祠禮儀。目識記正五經異說。〔集解〕蘇輿曰：經緯之雜。蓋始於此。自光武以識記成業。于是張純請建辟雍。自言案七經識。其後曹充請制禮樂。博引識文。曹褒次序禮事。雜以五經識記。賈逵且引圖識證左氏起

廢學矣。鄭君時以識記說經。亦風氣使然也。

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儻皆目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

取年少能報恩者。蒼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集解〕周壽昌曰：後順帝陽平初年。尙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班下郡國。皆本樊儵此言也。當時儵此言顯宗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尚不行。

又議刑辟。宜須秋月。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

二年。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

燕縣名。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北。

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日至親。悼傷之。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

〔集解〕惠棟曰。殿在北宮。

帝怒曰。諸卿曰我弟。故欲

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

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爲弑逆之事也。

是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

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繫蔡叔。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杜預注曰。繫。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上發音薩。〔集解〕劉攽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案文其當作爾。

臣等曰。荆屬託母弟。陛

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

〔集解〕劉攽曰。案文今當作令。

臣等專誅而已。

專。謂不請也。〔集解〕惠棟曰。專。誅。謂如呂步舒治淮南獄。專斷於外。不先請也。

帝歎息良久。儵益曰。此知名。

〔集解〕先謙曰。荆傳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

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

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集解〕洪亮吉曰。案五侯宜爲壽張。射陽。玄鄉。更父。及少子茂。爲平望侯。若長羅則改。

封壽張安得析之爲二。註誤。惠棟曰：宏傳云：建武二十七年，帝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爲五國，則五侯當數平望侯。不得兼二侯也。騎都尉樊君碑云：樊氏以帝元舅，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以功德加位，特進云云。則壽張不兼二侯明矣。

時特

進一言，女可目配王，男可目尚主。宏爲特進。但目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

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賵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

典謂主典，貢謂欠貢。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目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

膏錫，醪，醇酒汁，滓相將也。每輒擾人，吏目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目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

並令從之。〔集解〕先謙曰：儵諫顯宗賜。朱浮死事未章著見浮傳。長子汜嗣，目次子郴，梵爲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無郴字，東觀記同，是明衍郴字，蓋林旁涉梵字頭邑涉郎字旁而

誤也。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

署服其重愼。三署解見和帝紀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梵爲郎，每當直事，當晨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冠帶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張燈俯伏爲郎二十三載，未嘗被奏。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悉推財物二千餘

萬與孤兒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

卒子尙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集解〕蘇輿曰張霸從儵受嚴氏公羊春秋以儵刪

嚴氏春秋辭繁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見霸傳弟子穎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屨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

糴米勤歸見炊熱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淮〔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作淮周壽昌曰據此唐初已出淮字或謂宋避蔡準寇準諱始用淮代準稱平淮務者非也字林欠部準平也與準同漢桐柏淮源廟碑準則大聖是漢已出淮字

又不止樊準之名然亦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準字郭憲恕佩臚古今韻會皆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淮廣韻集韻並云淮俗準字正韻軫部準準兩字並存則以準卽準之重文也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

準少勵志行修儒術目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

準先爲別駕從事監職公從事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不發私書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尙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

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目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孜孜作孳孳成王賢

主崇明師傅尙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準疏云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於大澤

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光武數召諸將置百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集解〕惠棟曰皇覽聖賢家纂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

經誤失符節令宋九上言臣聞昭王與呂不韋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家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巨願發昭王不韋家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

欣欣雖闕里之化饗相之事誠不足言

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闕里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

又多徵名儒目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

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

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目經術見優者布在

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

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集解〕周壽昌曰皤皤訓白華不得又訓白華黑白相雜之貌也禮玉藻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陳蕃傳驚愕之操華首

彌固注引新序齊宣王對問邱印曰夫士亦華髮隨顛而後可用故世亦謂之華顛

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

衍衍和樂貌也

詳覽羣言響如振玉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

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

〔集解〕惠棟曰前書禮林傳期門羽林之士悉

令通孝經章句

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

開門謂開一家之說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普王大車且渠來入

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集解〕劉放曰。遠方尤甚。博士倚

席不講。〔集解〕惠棟曰。漢高朕修周公禮殿記云。禮壞樂崩。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倚席離散。儒者競論浮麗。忘饗饗之忠。習諛諛之辭。〔諛諛〕諛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諛諛之言也。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廷尉論律云。詆誓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目

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突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寶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

化。流景武之間。臣愚目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日俟聖上

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

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

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執憲。永平之初。〔集解〕孫人龍曰。明帝永平元年戊午。至和帝永元元年己丑。相隔三十餘年。前既云永

元十五年。準爲郡功曹。上復云遷御史中丞。則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

此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初之初耳。

曰太厥災水。

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爲太。太猶甚也。

春秋穀梁傳曰。

〔集解〕惠棟曰。襄三十四年傳也。

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

禮。百官備而不製。

官職備列。不造作也。〔集解〕惠棟曰。傳登作升。備作布。

羣神禱而不祠。

禱請而已。無祭祀也。〔集解〕惠棟曰。范寧云。周書大荒有禱無祠。案見羣匡解。祠作祭。

由是言之。

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尙未奉承。夫建化致理。

〔集解〕官本考證云。致字。監本誤作

之。今從宋本改正。

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

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

今可先令太官尙方考功。

〔集解〕劉敞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

上林池籩諸官。實減無事之物。

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尙方。上林中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尙方主作刀劍器物。籩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爲籩也。實減。謂

實覆其數減之也。〔集解〕王會汾曰。宋本竹字下有帛字。案此謂以竹爲籩。籩耳。帛何所用之。當因下有綿字。故誤也。從諸本刪。

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

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徵發也。省

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集解〕通鑑胡注。是時不拜大將軍。獨鄧騭爲車騎將軍耳。

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

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

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集解〕通鑑胡注。案此乃征和四年

詔也。征和元年。當有遣使慰安故事。

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執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

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

時先嘗光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豐呂倉分冀兗二州廩貸流人也

如遣使者與二

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

衣音於既反食音飢〔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飢作闕

願目

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目公田賦與貧人

〔集解〕通鑑胡注賦布也

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

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稟食

稟給〔集解〕先謙曰官本稟並作廩

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

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其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

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目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塙壁

說文曰塙

小隲威名大行視事三年目疾微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明習漢家故事周密長慎

遂見任用元初三年

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

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迺目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清陽、杜衍、冠軍、胡陽。縣五

並屬南陽郡也。〔集解〕

先謙曰：胡當作湖。

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

識隨貴人至，目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目征伐軍功增封。

〔集解〕惠棟曰：謂與吳漢等破檀鄉賊也。

識叩頭讓曰：天下初

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目示天下。帝甚美之。目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目母

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

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麋者，誤。〔集解〕先謙曰：今潁州府阜陽縣南。

及顯宗立爲皇太子，目識守執金吾，輔導

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目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目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識常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史皆天下俊哲。

如虞廷、傅寬、

薛悺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

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永甯元年鄧太后目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綱父永明帝時為侍中。

女為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防侯云是時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為郎中。

位特進三子軼輔敝。

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敝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

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

〔集解〕惠棟曰周禮王后轝車有羽蓋鄭康成云以羽作小蓋為翳。日又輪人注云乘輿無蓋賈公彥云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

躬履塗

泥率先期門。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蹶。

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

客。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俠客通鑑胡注西部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游於貴近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馨之徒。

與同郡張宗。

〔集解〕惠棟曰

自有傳。

上谷鮮于哀。

〔集解〕惠棟曰哀後為京兆尹見第五倫傳。

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

目為華而少實但私之目財終不為言是目世稱其忠平。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

第宅苟完裁蔽風雨。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興嘗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廈，猶傳舍也。

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

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

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缺猶翼也。一音決。猶望之也。〔集解〕何若瑤曰：史索隱：缺望猶

怨望也。文選吳都賦引臣瓚注，謂相缺而怨望也。此不當作冀望解。

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

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

夫外戚家苦

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

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集解〕通鑑胡注：以器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

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引續漢書云：陰興為衛尉。

每諸將遠出征，身行勞問，無所愛惜，御覽二百三十同。

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目興領侍中。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瘴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

陰興為侍中，陳景雲曰：後當作復，與前官侍中故言復領。

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

會疾瘳，召見興欲目

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

〔集解〕惠棟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陰嵩字文玉衛尉興之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

居恭謙婉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起乃與叔父避世苴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去官

興疾病帝親臨問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日知之

然伏見議郎席廣

〔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

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

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日謹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

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

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

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

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

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日汝南之銅陽封興子慶為銅陽侯

銅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銅水之陽也音糾〔集解〕惠棟曰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賢者子

孫宜有地也先謙曰銅陽在今汝寧府新蔡縣東北七十里

慶弟博為灑強侯

灑強縣屬汝南郡在灑水之北〔集解〕惠棟曰博一作傅論衡云灑強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每思犯奪爵士以弟員嗣陰氏袁宏紀建初元年

三月丙午博坐驕溢免為庶人四月丙戌詔復封興子員為灑強侯先謙曰注見堅鐔傳

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

〔集解〕惠棟曰張瑩漢南記云慶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

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似白綬而已。當代稱之。

帝曰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

〔集解〕惠棟曰楚國先賢傳云上以慶園門孝悌行義敦密褒顯朝廷以勸親戚擢為羽林右監。

慶卒子琴

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

桂嗣

〔集解〕惠棟曰案雜事祕辛云侍中萬全大鴻臚桂祕辛僞書未可取信

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

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集解〕官本考證云

監本作屬汝郡脫南字又故城監本誤作故地今俱從宋本改正先謙曰注見公主傳

就善談論朝臣莫及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馬太后詔云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然性剛傲

不得衆譽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就剛強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

顯宗即位目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驕妒豐

亦狷急

狷疾也音絹

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目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

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

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

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子方以累積恩德為神所饗

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已祀之

〔集解〕惠棟曰杜公瞻荆楚歲時記

注云以黃犬祭之謂為黃羊

自是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

識三世而遂繁昌。

集解惠棟曰子方識曾祖父見東觀記

故後常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紫

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一校補

樊宏傳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集解惠棟曰：樊毅碑云：謝陽之孫。古謝字作射。注誤。案東觀記載宏建武十三年封謝侯，此蓋

即宏弟丹封謝陽侯之駁文。陰識為帝后兄。元年已更封。若宏者從龍最早，且為帝元舅，不應至十三年始受侯封也。

遺勅薄葬。至傷孝子之心。侯康曰：金樓子云：樊驪卿言：葬禮惟約沐浴，並終制令掘塚氣絕，令爾人壘戶，即塚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錢大昭曰：隗傳作羽林左監，此脫左字。

季友鳩兄。注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案叔牙乃欲立公子慶父而殺公子般，故季友鳩之欲立公子般者，乃季友非叔牙，注說誤。

一宗五族。注：兄子尋玄鄉侯。官本注：兄子下衍弟字。

以次子柳梵為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至是明衍柳字。柳從辰曰：襄紀亦云：以儵兩子柳梵為郎，與本傳合。周說非也。

如沛國趙孝。錢大昭曰：孝傳但言其節行，不著其為名儒史失之疏。

五年卒於官。

錢大昭曰五年。閩本作其年。

陰識傳如虞廷傅寬薛悛等多至三公。

廷官本作延。案虞延傳延仕執金吾府。在建武初。陰識守執金吾。在顯宗立為皇太子時。乃建武十八年以後事。其時延外仕久矣。建武二十四年延為洛陽令。收

考陰氏客馬成誅之終為陰氏所中傷其非陰識掾吏甚明虞廷自別一人官本混為虞延誤也。

興皆固讓。

官本無皆字。

封興子慶為鯛陽侯。注鯛陽。

至

音紂。

侯康曰鯛音紂。本孟康漢書地志注。考說文鯛讀若綉。襪。洪氏漢魏音云鯛無紂音。當是孟康反作紂。紅傳寫脫餽。錢少詹大昕校亦同。然玉篇廣韻已有紅紂二音。則

其誤早在唐前。故章懷小顏俱音紂也。

